罪惟錄

西蕃

西蕃即吐蕃、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禹貢所謂析支也。逐水草、產牧、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強則分種稱酋豪、以戰死為吉。元世祖始為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洪武二年九月、寇洮河、指揮韋正大破之。三大將軍分鄧愈往招諭之、皆降。六月遣僧克新廿其國、圖山川地形以歸。六年、令諸酋舉故官授職、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哥思丹監藏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之後

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列當四十有八。殆不勝紀。七年置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納馬百五匹。是年獻葡萄酒。却之。十年、川藏邀殺使南志詔以鄧愈為征西將軍、討之。明年、屢寇邊、愈及藍玉王弼等、討之。明年又置西寧衛茶馬司、歲納馬三千五百匹、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令其地為都指揮使司二、曰烏思藏。曰朵甘。為指揮使司一、曰隴答。為宣慰使司三、曰朵甘、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招討使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隴答。曰朵甘丹。曰

朶甘滄溏。曰朶甘川。曰磨兒勘。萬户府四、曰沙兒可。曰乃
竹。曰羅思端。曰别思麻。千户所朶甘思等十七。又有加渴
瓦寺。金川寺。韓胡碉怯夕寺。永樂十三年、吏部員外郎陳
誠出使歸、備述其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産以獻。宣德元年、
封大寶、大乘、闡教、闡化、贊善、五王。六年、都督陳懷討松潘
番叛平之。九年、闡化王貢。使乩藏帯、還以賜物可
洮沒入、上命釋之、天順三年、尊勝寺、清修坍善大
印、遣人貢舍利五年、甘肅總兵宣誠伯衛穎破西
涼。督毛忠陥當、穎救出之、八年、西寧番酋把[illegible]
命都御史吳琛、宣城侯衛涇討之。大捷駱駝山俘斬七千

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成化十七年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嘉峪關奏請大臣迎接郎中陸容尚書周洪謨咸以為不可竟遣內臣迎之。九年西蕃滿松叉侵內地巡撫馬文升討之。斬首八十三級。二十一年撒馬兒罕枉道至廣東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動陳選上書以為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唯防玩好之漸寔以杜窺伺之萌令假借意旨入海宣索倘奸貪憑藉因緣為利招引殊方營圖擾亮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上從之。弘治二年貢使至一千三百餘人詔減賞勅定貢使歲額是年復貢獅給事中韓鼎諫

勿受。明年復貢，却之。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奪食諸蕃，識者慮其鉤結深入。十年，調湖方勁兵逐勦，虜避松潘，旋歸故巢。嘉靖元年，西番反，鎮守都督鄭卿討之，不能克，自是屢入寇掠。尚書王瓊請得官軍，直擣賊巢，番人畏之。已而復渠處深入臨洮、鞏昌等處。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酋被西海虜酋亦卜剌阿爾禿斯侵侮，日益內徙，將來番胡合犯，何以防禦。宜悉聽王瓊區處。瓊以為欵撫羣番，必勦先零。遣遊擊將軍彭誠、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六十五族，恃險拒戰者十六族。斬首三百七十。西顧以寧。西番風俗，大抵朴魯，上下一心，

食酪衣氈居毳帳務耕牧好鬭很或用板屋或壘石爲巢高十餘丈謂之碉房二三丈者謂之鵰巢貴壯賤弱慷慨重利尊釋信詛喜咲生物耐飢寒階丈番攏層崖深箐跳躍如猿猴相侍番人然腓易奔逃畜甲馬頗盛數劫以埋奴爲大誓鑿牌露其首其山川崑崙山可渡海黄河析支湟水爲大產天鼠皮獨峯駝羱羊而仰給中國茶藥番爲命無茶則發瘧痢且死無藥則苦蛇蠱殘夷禾故自古以開關絶貢可制西番貢物多畫佛絹佛銅塔舍利足力麻鐵力麻氆氌珊瑚犀角左髻之瓔明酥泥刀劍遮甲麻衣馬青海貢由川陜而長河西朶甘思等由雅州入隆慶中部

請著令。三年一貢、赴京多者八人、更減至四人、除留邊候賞多者常千人、少不下百人、而別種在雲南鉄橋北。名古宗、一云細腰。番。太祖既下雲南、裂吐番為二十三支。合屬郡邑。轄以土官、惟我順措。而所謂野西番者、稍不易制、古宗種、髡舌、辮黑、短裳、用氂牛羊毛撚線為之、婦人用青白磁珠與硨磲相間、懸於項、或以松膏澤髮下垂、

論曰、開關絕使可制西番自設一哈密用以自難此矣制於人之患大者矣

安南

安南古南交也秦為象郡漢為南越趙佗所據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則徵貳反平之尋為交趾郡迄唐改為交州總管府後改安南都護府唐亡曲承美者土豪也據其地稱節度使劉隱攻執之以其將楊延藝為節度使傳子紹洪州將吳昌岌起而代之再傳弟昌文殘虐管內大亂豪推驩州刺史丁部領為州帥自稱大勝王子璉繼立宋既平嶺表璉內附以都護進封安南郡王已而黎桓或云黎桓篡丁氏再傳大將李公蘊又篡黎氏得封南平王再傳日尊擊據古城王僭稱帝三傳天祚內封

安南國王又再傳吳昺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女夫
陳日煚所襲日煚故福州人謝升卿也識書美姿貌落拓
為游俠殺人變姓名之安南見國相會應試文論策詩賦
四場錄升卿及首而王女從窗隙窺而悅之已得從昭聖
竊收亢之後蜀使人招之日煚下使者檄破竹來休入而竊
之元將怒大攻破之日煚逃匿海島表於宋請傳位其子
威晃宋授威晃國王而尊日煚為太王元既滅宋威晃懼
易名光昺請降還其封傳子日烜元徵其入覲遣達
魯花赤杰其國事日烜意怫拒元元三破其國日烜乃遁
代身金人贖罪又五傳為日熞洪武元年遣知府易濟頒

詔安南、安南遣少中大夫同時、敏政大夫殷琛等、朝貢請
封、稱、陪、臣、大頭目、詔使翰林學士張以寧等、即封日煃為
安南王、賜以塗金銀印、未至而日煃卒、改封弟日熞為王、
三年來告哀、請命、上素服御西苑幄殿、召見其使杜舜欽、
御製文、使翰林編修王廉往祭、責龍亭迎御製文入殿、別
設日煃靈座、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先是占城舊
縻從安南、至是與安南抗、安南出兵擊敗之、占城遣平章滿
麻都等乞援、詔兩解之、封其國之山二十有一、安南常以
二女進六宮無與比、既又進二女、上并前二女還之、已而
日熞兄叔明弒日熞自立、稱藝王、使陪臣獻馴象、主事曾

嘗取表副視之、見已易王、詰使者得其故、上怒、却不受。明年奉表謝罪、且請封、詭云日煃寔病死、叔明遜野、國人推立之、詔令叔明以前王印視事。七年來貢、自称年老、請授政弟煓、許之、叔明雖已授政、然寔自專制、連年來貢、詔以其太數、止之。既日煓死、叔明更署弟𤆬代國事。十二年、禮部奏定、遣使安南相見禮。郊迎、步導、行五拜三叩頭禮、使者與敵體、王居右也。叔明凡專政十二年、數叛約、侵占城、詔切責之、勿入其貢。二十一年、叔明族國相黎季犛、廢其主煒、尋弑之、而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季犛叔明婿也。詔以其不遜、絕使者不得入。已日焜、益侵思南五縣地、詔遣官

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思南議不決季犛尋弒日焜（即顒）及子窔（即熼）乃自冪姓名胡一元而立其子胡蒼稱陳氏甥攺名奃遂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元號蒼（或曰天聖）而一元自稱太上皇盡滅陳氏數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永樂元年遣使賀即位別貢方物表以陳氏殁零洗無嗣詔許封奃安南國王二年再勑王奃還思南地毋侵占城不省尋安南故臣裴伯耆詣闕告急言奸臣黎季犛故經畧使國髦子霣陳宗偽號攺元天逆無道踰日而老撾宣慰使刁線歹護前安南王裔孫陳添平（或曰天平）來朝且請奪季犛立添平會安南使者賀正旦上出添平示之使者識

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而伯耆以大義責之使者不能對二年遣監察御使李琦等往切責益而益方出兵寇寧遠州大掠人吏士數百十去既見使者詭謝罪願歸我添平臣事之退還祿州諸寨地語頗遜上以為然勅廣西副總兵黃中等將兵五千護添平歸國而封益順化郡公盡有所屬州縣添平至丘溫益遣陪臣黃晦卿等候廉鎮見添平拜舞慟益不幸霜露之疾匍匐前道以俟因度隘及芹站忽伏發劫添平去大理卿薛嵓死之中等沮斷橋不能前益使人遂拜曰遠人何敢勞王師添平實疏遠小人眩惑聽幸得殺之以謝天子上聞之大怒四年命成國

公朱能為征夷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西平侯沐
晟為左副將軍、共二十五將軍、發京省諸衛步騎舟師及
土舍達官奉命、共八十萬人、別勅占城王巴的賴出偏師
擾其境、十月成國能卒軍龍州、詔輔代之、數季犛二十罪。
明年、輔從廣西憑祥入、左副將軍晟等、從雲南蒙自入、輔
度坡壘關、令前哨將軍呂毅攻隘留關取之。而將軍朱榮等
亦破雞翎關、大軍次芹站、先遣將軍方政王恕等、直抵富
良江之北岸。嘉林縣。而副將軍晟遣指揮朱廣等、奮猛烈鬪。
俞讓等拔柵華隘。突出宣光江口。奪其溴沕等沙。而壘城
庚李彬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歸舟。越山。間道。

出巡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與輔大兵會時賊巢在東西二都特宣江沲江富良江以為險列柵自富良迄多邦隘連橋接艦亘七百餘里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會朝使賫勅即諭查楬福季犛不出見詭詞以荅輔等乃議上流渡江而遣朱榮置筏下流佯為欲渡賊果分兵以應榮等大敗之時賊諸城逼江不可上獨多邦隘城外稍平衍出背水營其地而賊益浚濠守具無不備輔與晟分營覘城欲戰而間使都督黄中夜四鼓出不備越重濠梯城都指揮蔡福先登壽發夜明光內製火藥角應之而軍並入賊乃率象巷戰以獅形蒙馬首衝之象反走城破乘

勝追至傘圓山、縱火焚緣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直擣其

其東都、克之、季犛棄西都、攜妻子遁海、餘黨依蚕達困牧山、

水陸據守、復遣清遠伯王友、與黃中等搜逐之、自四年冬

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餘級、時輔留交州鎮、賊子

僞衛國大王黎澄、復聚舟三百艘于黃江、突犯我軍、豐城

彬水陸夾擊、大敗之、斬萬餘級、溺死無筭、輔以賊首季犛

追悶海口、因出魯江與左副將軍晟會、遏膠水、賊益進、大

安海口、輔以賊不出戰、佯退師、交州來賊亡、果犯鹹子關、

躡輔、于是反擊之、賊大敗、富良江水為之赤、雲陽侯陳旭

乘勝追抵悶海、賊復遁、是年四月、大軍窮追、戰清化府之磊

江賊復大敗斬首萬餘級五月賊益逼乂安府之深江大軍水陸並進輔與晟兩軍會盤石逼奇羅海口復戰大敗之都督柳升獲偽上皇黎季犛都督黃中獲偽衛國大王黎澄而土官莫遼獲偽國王黎蒼偽太子芮于高望山及偽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黎澗黎沌等黎氏無少長俘獲無遺獨黎氏頭目吳勉赴水死其妻阮氏殉之安南地悉平遂郡縣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使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二市舶司一又于交廣分界處設丘溫衛及坡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

趾以柳卸馭云并勅有司為陳王贈謚蓋秦漢以来土宇陷婁翟者四百四十六年至是盡復之進封功臣有差獻俘下季犛查于獄父之釋戍廣西而澄尚故著槍法詔令有司衣食之改賜姓官俱至工部尚書六年八月交人簡定反簡定陳氏故臣也不肯事季犛輕騎跳歸明既從下安南雅知上不欲復陳氏潛走还興故所親陳布高約黨興化州說群盜鄧悉等下之衆至萬餘盜南合慈廉威蠻行剽陷大堂應平石宣諸州邑僞自称日南王僣號大越改元興慶詔黔國晟發兵四萬征之敗績生厥江都督呂毅尚書劉儁參政劉昱死之上怒復拜英國輔為征夷將軍晟

副之。大破賊于鹹子關。及盧渡江。太平海口等處。賊帥鄧景異、獨身奔陳季擴、季擴者、蛮人、性奸黠、詭云陳王後簡定從子、輒自立、遙尊簡定為上皇、改元重慶、輔窮追簡定至演州。抵牛鼻關。簡定竄匿焉。走吉利民家。捕獲之。并其將相陳希葛、阮汝勵等、送京師。磔于市。八年、復捕其党于東潮州、斬首五千餘級。獲偽將軍范支、陳原卿等二千人。悉阬之。築京觀焉。詔輔還、而令副將軍晟窮討、季擴晟大戰又長海口。斬首二千級。季擴別使上表請降。詔即以為交趾布政使、其党陳原樺為參政、阮師、胡具、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潘季祐為按察副使、是月、季擴復反、九年

詔英國輔副黔國晟復出討之破賊于月常江殺溺二萬
合明年復大破賊于神投海擒偽將軍鄧汝戲等數千人悉
磔之又戰賊愛子江睬殲其衆陳斬偽少尉阮山等十二
年獲季擴及其偽太傅阮師等磔京師詔豐城侯彬以將
軍鎮交趾歲定貢扇萬把翠羽萬箇十六年清化土官黎
利復反利初從季擴為金吾將軍善戢扶計數來降授巡
簡至是行剽郡邑自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相國段莽為
都督豐城侯彬使都督朱廣討捕斬首六百級虜其酋范
晏利遁去已而參政馮貴侯保與戰敗績死之十九年利奔
老撾老撾匿之詔使中官山壽赦利為清化知府利尋復反

都指揮陳忠敗死進攻茶籠急洪熙元年詔榮昌伯陳智發兵救之兵不進茶籠潰郡守琴彭戰死宣德元年榮昌智與都督方政戰茶籠詔嚴譴復命成山侯王通為征夷將軍發步騎十萬往征之而智政奪官白衣隸軍中自効黎利弟善據廣威州設伏偽敗都指揮袁亮弃壁其計被執指揮陶森輔陷歿遂乘勝以數十萬衆來攻交趾通三道拒却之率參將馬瑛出擊大破之清威遂北遇伏敗績失士卒三萬人參軍事尚書陳洽死之通氣沮陰使人許為利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黎氏其吏民悉出城赴闕獨清化守羅通謂指揮何忠曰元帥非君命而欲賣城賊乎連

與賊戰敗之。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軍、黔國晟爲征南副將軍、率步騎七萬人、合滇兵出討、勅書數四、戒升勿輕敵、而成山通已。猝擊、利大破之、斬其僞司空丁禮、司徒黎衆、太監黎秘等萬餘級。利惶懼不能軍。通猶豫不進、賊復張、圍丘溫、敗去、攻諒江、中官馮智、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死之。利來乞和、通以聞、而安遠升始至抵隘留關、利僞爲其國人書、詣軍門、請立陳後、升不啟封、奏聞而趣以兵進。破大小關隘數十。如無敵者。升意殊易之、抵鎮夷關、主事陳鏞言于尚書李慶、主帥驕。兵罷。不據險。握重而欲急進。如敵伏。何。升不聽、遽進倒馬坡、果中伏、

升被鏢死是夕副將軍梁銘驚死賊率象陳來衝師大潰都督崔聚史安陳鏞俱被執不屈死亡七萬人無遺者成山通益懼更啗利請和且宴利遺利金織文綺利亦以重寶謝通遂教利備立陳暠者為名表云前國王臣暊三世嫡孫暠尚在老撾國人乞封暠王永奉職貢寔利主之無暠也上問英國公輔々曰成山安遠非將也臣以一年擒利上心厭兵竟以學士士奇榮議許利平利奉表進代身金人及還向所掠都督等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通輒引還論罪有差三年利使々言陳暠病死無後臣利謹守封疆待命是月置廣原州不尓且請歸其所掠女六年詔利

権、署安南國王事、九年、利死、子麟嗣、狂妄、國人不服、麟告哀、詔許莽利、正統中、麟卒、子濬嗣、濬庶兄琮鴆弑濬自立、告哀乞封、詔方下、節封琮、會濬弟灝以義師起誅琮、詔改封灝、灝々耻屈下、欲殺所以見使臣礼、册封學士錢溥、七為書諭之。乃定。成化七年、灝侵占城、十七年、復侵老撾、中國人至有潛入交、受偽御史為之贊畫者、弘治中、灝卒、孫誼嗣、正德初、其臣阮种弑誼、國人請以灝庶子晭嗣、正德十年、諒山都將陳玄孫與子昇作乱、國人鄭綏等攻玄孫、誅之。遂弑晭、立晭兄子譓、改元光紹、而昇率衆據諒山諸府、称王、改元天應、譓累表乞師討昇、昇々邀之、不得達、時都指揮

莫登庸者、蛋人、初隸玄孫、以罪奔譓、譓用為宜陽參將、將兵討昇、封武川伯、進仁國公、夜率兵反、逼圍譓、譓間脱保清華、譓請初、登庸遂立黎氏疎屬𢡟為王、已相之、尋妻𢡟母、鴆殺𢡟、而立巳子莫方瀛、仍冒𢡟名氏、僭號大越、改元統元、王譓、住清華、弱亡、人老趨死、國人立其子寧、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跳之海陽、寧使鄭綏將兵二十餘萬、攻海陽、登庸別出大江、竟掩寧都、寧走、鄭綏兵大潰、久之、寧復恚、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決、登庸遂明稱安南國王、改元明德、以方瀛為太子、久之、傳位太子、改元大正、而自稱太上皇、出鎮齋無城、立僞鎮五軍都督、黎寧使陪臣鄭惟憭、間

道来之師、而宣光總兵武文淵、都督黃明哲、請各據地為内應、天子銳意討登庸以威寧侯仇鸞為征夷將軍、安遠侯柳珣為征蛮將軍、兼征夷副將軍、合征南將軍沐朝輔、以三十萬人壓境、登庸懼、乃言願得束身投款。參贊尚書毛伯温、開門受之。登庸進代身金人贖罪。詔以為安南都統使。秩二品、銀印、兵遂罷歸。及制命出、而登庸死、授其孫福海、未幾福海復為黎寧所逐、竄海上、福海死、子宏瀷嗣、方五歲、權臣阮敬者、持其國事、驕恣、部將范子儀、數登庸別子莫正中篡位、而黎氏故臣黎伯驪、護宏瀷力、捕正中、函首上、獻、而宏瀷尋又為伯驪所逐、死海陽、安南復罷貢一十餘

和。神宗即位、宏濮子茂洽、始入修其故事、而教自寧。宛子宏嗣、宏宛無子、國人推立黎暉四世孫維邦、再傳維潭、與其臣擒殺茂洽、復據有安南。莫氏走屬竄欽州憑祥間。黎氏叩關求款。許之。復以維潭為都統使、莫氏遂別居高平府。父之莫氏又盡有安南、而黎氏微。凡安南宮室郡縣、取士養兵、其制略倣中國。歲再稱、八蠶、有魚鹽金珠之利、所產蟒蚣、可得明珠、別有窯居獠人、用鼻吸酒、擊銅鼓為樂、

論曰、永樂中使行人魯恒、數季犛篡殺之罪。議者曰、天下且有大不順事、獨我乎、為傷帝隱、帝必兵之、無俟其詐廢命也。黎陳之間多故、而中國不能復枝之、其所以來

之概要我
按本南界、東北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歸仁府古南掌入海中、國在富良江西、後有三峯山、左為安子山、右傘圓山最高、所屬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莫氏唯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俱無城郭、其人披髮、以香爛膠成一樣、跣足、男女衣皆大領下衣無裙圍裙、無褲、唯王與官、間用紺帛靴襪、貴者秘衲案言大官也、抛止有嶢溜、牛羊等、火灸割喫之、醬檳榔齊皆紅、而齒必用藥物理之令黑、有白者俗笑之、王宮用黄瓦、簷高八尺、官民皆草苫、簷四尺、僅而出入、產稻

無麦、果生四時有香菓藏細絹、無桌椅、特為使臣設、有尺許柔、文字與中國同、俗淫、男女裸對不避、象家偶有床褥、出則以綢為兜、數人舁之、大青者有鞴盤踞其上、從王孩者或全体裸、名曰好漢、兵無甲冑、披大袖青衣、其冕有耗砲藤牌鎗刀、尚巫鬼、不奉二氏、

河套滿都魯

滿都魯、元孽也。成化中、入河套稱可汗、考河套即周之朔方、秦取匈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所都也、三面阻河、地渥可耕桑、近陝西榆林堡、東西二千里、唐三受降城在北河外、而元東勝州在受降之東、國初卤遁河外。居漠北。正統以後。浸失其險。卤乃渡河犯邊。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創。沿。邊。堡。墩。共。二。十。四。所。謂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之、天順初、也先死、而小王子立、尋孛來瘸王子强弒小王子、六年、其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與孛來相仇殺、而立脫思爲可汗。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

忽三酋始入套爭水草不相下成化元年毛里孩寇陝西
都御史項忠及彰武伯陽信禦卻之廷議復堡沿河閣臣
李賢以爲但宜進兵搜勦毛里孩聞之一再乞通貢許之
罷前議二年輒犯大同四年亂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
而結元孽滿都魯入套滿都魯遂自稱可汗以亂加思爲
太師屢入寇詔捜套以武定侯趙輔總兵出未幾病還七
年廷議河套戰守二策詔侍郎葉盛視套還報復東勝未
易言也九年滿都魯與孛羅忽合寇韋州總督王越襲其
巢紅鹽池大捷事在越傳虜自據套以來無歲不擱入殺
掠迄數百萬三遣大將朱永趙輔劉聚迄無成績至是始

大創去十三年滿都魯貢馬時乩加思蘭以女妻滿都魯而已欲代之恐衆不附擬改立斡赤来為可汗滿都魯遂與乩加思蘭為仇既而殺之併其衆寇榆林為王越所敗弘治八年復入套住牧十三年火篩亦入套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一議守〻鹵所必入一議戰〻鹵所必敗一議攻〻鹵所必救已一清得罪去自是無敢言及河套者嘉靖元年套鹵二萬自井兒堡撤墻犯固原平涼涇州屠戮萬計指揮楊洪千戸劉端死之有司不能禦十七年河套復為鹵酋吉囊所據滿都魯不知所終二十四年御史陳豪疏言北鹵三犯山西殺掠

百萬、費帑六百萬、迄無尺寸之效、祗緣烽卒皆媒鹵自安、彼此譯語互為和同、鹵既深入、然後舉燧、降堠轉走、且我亡命為彼嚮導、以故非時倏至、如履故塗、時以為碩議、明年、套鹵三萬入寇、越延安至三原涇陽、殺掠無算、總督侍郎曾銑、請復河套、議指據明悉乞修定營邊、至黃甫川邊墻一千餘里、練兵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攜五十日之餉、歲出擾之、有詔但許修邊、自是曾銑禦鹵頗勝擒酋脫〻虎鹵畏移帳漸北、不敢近塞、銑復會同三鎮上復套十八事、又上營陳八圖、時鹵酋俺荅等渡河、與先駐牧狼台吉、孳台吉、都剌台吉、且謀入寇、閣臣嚴嵩、坐銑開

夥而咸寧侯仇鸞、初被銑劾奏、至是亦訐銑、圖報復、銑坐論死、萬曆中套酋吉能嘗與比酋火落赤、殘突延東西、又大酋雷赤等、助吉能擾邊、為總兵杜松所扼不利去。既而吉能挾王封、不得遂、入大栢油堡、殺我副總兵、遂為謾書挾賞十事、聞松至。輙解去。而吉能病故、三邊總督疏請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首輔居正許。令順義王為之代請。使兩部有所約束。崇禎初、土酋多撒兒犯塞、甘肅巡撫梅之煥、為三覆以待之。斬首七百餘級、生得銀定酋、王子綽木素、降六百餘人、

論曰、曾銑八議八斷。即亦未必能復套。然以是強邊郭

廷。無西北顧可。也。邊敉既以。誠如陳豪所云。即奄有東

勝受降甯濟状。

哈密

哈密去肅州嘉峪關千二百里、漢匈奴右賢王之地、光武中閉關謝西域、入唐、諸番入貢者始盛、中葉以後貢不至、有宋中、趙元昊稱帝寧夏、遂併西域、元封其孽忽納失里為威武王、主哈密、太祖定陝西甘肅諸鎮、嘉峪以西、置不問、成祖遠斥沙漠、乃立七衛於關外。為安定、為阿端、為赤斤蒙古、為曲先、為罕東、為罕東左、而哈密居上衛、最西。々距土魯番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以天山為界。永樂二年、改封元孽子威武王弟、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々卒、無子、以其兄子脫々嗣王。用華人為長史。紀善。稍視內藩。

賜金印。凡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入貢、其奏使方物、悉道
哈密譯上之、所統有回〻、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各以其酋
目為都督佐之。四年、王為其祖母速哥失里所逐、勅復立。
九年、脫〻卒、封從弟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代守哈密。洪
熙元年、貢硫黃、上以鹵中有火藥、諭邊臣謹備之。宣德初、
詔脫〻子卜答失里。嗣忠順王。又以其孱弱、復立免力子
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共理國事。是時瓦剌強、數侵哈密、
哈密懼、稍持兩端。詔曲貸之、忠順王再傳為孛羅帖木兒、
天順末見弑於其酋者林、無子、母努溫答失力署國事。遣
鹵癿加思蘭殘破國勢寖弱。成化九年、土魯番速壇阿力

欲邀哈密並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怨擄王母及金印去詔遣高陽伯李文等往規復時哈密遺衆竄苦峪文調集罕東赤斤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以是阿力益輕中國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嗣守臣請以忠義王脫歡甥畏兀兒都督罕慎襲王遣兵護入哈密於是都御史王繼總兵周玉太監韓禮等皆以興復功受賞弘治元年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親屬不當嗣佯與結婚姻頂經盟尋計殺之表貢冒託元裔求王哈密詔受其貢責諭之阿黑麻懼乃以金印城池來歸兵部尚書馬文升謂夷俗重種類時小列禿野乜克力强數侵逼必得元孽嗣封諸番咸以脫

脱遣裔陝巴可王遂封陝巴忠順王六年、諸番又以陝巴詘犒賜、不服、阿黑麻乘間、恨哈密酋阿木郎嘗攔其牛馬、起攻阿木郎、殺之、復擄陝巴及金印去詔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往經畧之、以璽書問阿黑麻擄陝巴狀、久不報、海等乃脩嘉峪關、而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絶西域貢、且安置土魯番故所遣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於嶺南、示懲且令西域諸不得貢者結怨阿黑麻以携其黨海等不俟報歸、下獄罪有差、阿黑麻益驕横、遣酋牙木蘭復據哈密自稱可汗詔以文升策用撫彝指揮楊翥嚮導、副總兵彭清、提兵間道襲之、機露、牙木

蘭遁追斬六十餘級。復哈密空城而還。九年。阿黑麻復襲破哈密。時西域不得貢。怨阿黑麻。切阿黑麻乃令其兄馬黑上書悔過。乞許與黑婁諸國並入貢。願以陝巴金印來歸。且求寫亦滿速兒等詔。令陝巴金印至甘州候命。至十一年。而陝巴始克入哈密。仍以回〻都督寫亦虎仙、畏兀兒都督奄克孛剌、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迭失領其三族輔之。奄克孛剌以罕慎弟。與陝巴不協。乃妻陝巴以罕慎女。結好。於是都御史周季麟、総兵彭清、太監陸誾等。復以興復。有功。次第陞賞。其後陝巴嗜酒、掊尅諸夷酋目阿孛剌及力克哈密等、陰誘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入據哈密陝巴

奔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往哈密。避剌木城。哈密人曰。空吾城以飽乜剌。野乜克力。非計。守臣乃遣人。以兵送陝巴還哈密。遂殺異謀阿孛剌等。時阿黑麻死。滿速兒嗣。國中相仇殺。於是招真帖木兒。依外祖奄克孛剌。居甘州。不遣。正德元年。陝巴卒。其子拜牙郎一日拜牙郎嗣。淫虐。屬夷謀害之。拜牙郎反走歸土魯番。於是滿速兒令其酋火者他只丁。復據哈密。遣書守臣。索上幣萬數。索前被留夷使。而還我哈密城及金印。九年。復命總制都御史彭澤至甘州。澤曲計。賚幣二千及銀器。同哈密都督寫亦虎仙往贖。未得當。輒稱事寧。歸甘肅。御史馮時雍奏爭之。

已而滿速兒果責後幣送印退哈密城而獨留拜牙郎不遣時李昆為巡撫以雜惡幣二百塞前諸勅拜牙郎入哈密而留夷使虎都六撒者兒二人於甘州為質滿速兒怒復遣火者他只丁及牙木蘭據哈密引兵萬人寇肅州持書詰幣不足故守將芮寧禦之全軍敗沒亡七百騎時哈密田夷及入貢諸夷使俱在肅州副使陳九疇恐其內間收繫諸奸回及都督失拜烟答等凡衷甲者擣殺之隨令內附諸夷夜劫其營外結北鹵瓦剌聲言擣其巢穴滿速兒懼引去尾擊敗之氶州九疇乃盡發寫亦虎仙傾陷哈密狀滿速兒復請和時兵部尚書王瓊脩郄忒心害九疇能於是

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方入貢實入長安門訟究九疇坐激變而彭澤亦坐欺罔並削籍寫亦虎仙論死時哈密三屬要畏兀兒哈剌灰二族內附肅州而寫亦虎仙尋出獄竟以秘術干進得賜國姓隨上親征嘉靖改元復論斬死獄中自是土魯番往往借前釁入寇嘉靖三年侵甘州大殺掠時九疇復為巡撫率衆堵逐大破之殺火者他只丁已而總督尚書金獻民以九疇議請閉關絕其貢且曰而還我城印許而貢明年再侵甘州時王瓊復為總督坐九疇誣罔論死胡世寧爭之得戍邊是時牙木蘭與滿速兒貳率衆來歸滿速兒乃請還我哈密易牙木蘭而甘心焉不

報、遂遣虎力奶翁、同天方諸國入貢、復索牙木蘭、詞頗驕謾、兵部尚書胡世寧、建。議。忠。順。王。拜。牙。郎。已。自。歸。土。魯。番。難。有。哈。密。亦。其。屬。矣。且卜米兒馬黑麻、最畏土魯番、不能助拜牙郎自立。而畏兀兒、哈剌灰、二族、久居肅州、頗驅之出不得也。而忠順王裔族。無可立者。即使更立之。更與金印。亦必為土魯番所有。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貢。否。則。絕。之。庶。不。以。城。印。故。中。彼。要。索。之。計。疲。吾。中。國。也。尚書桂萼亦是佐寧議。上從之。安插諸夷肅州境內。留牙木蘭不遣。自此遂不言興哈密云。久之、諸夷頗為民害。甘肅巡撫楊博、脩戚

鹵井金塔寺古城、及白烟等城堡、給耕具籽種帳去此地産馬駝玉石、大尾羊、陰牙角、地多醋鹵、宜橙麥豌豆、西域國入貢、搁索道路錢、為常例、

論曰、立哈密、恃哈密耳、哈密不自立、何恃、或以屬絶羌鹵、則羈縻土魯番、土魯番既大、必不折入鹵、亦或足恃也、皆如拜牙即、額以身事人、百城印胡為而乃勞師竭藏、積有歲月、徒以哈密為媒禍之具、曰不復城印、如鄧隲之棄涼州、廟算不精矣、世宗、祖九疇之議、而論者獨功、胡兵部何歟、若夫許彬贖城印、則事涉欺罔矣、而終不克成、不意大著功于中原于蜀、如彭都御史而出此

高岱曰、漢都關中声援易及欲藉以開南幕吾燕都去幷薊遼夫不能復五百里之大寧及千里之東勝而惓惓萬里之外乎前非其言之矣

臺灣 附舟山及海上諸山

臺灣者、係和蘭國入貢泊舟候命處。地接爪哇、大泥、與佛郎机更察遍、萬曆中、忽請通貢、叩閽閩人李錦勸其酋麻韋郎壘彭湖嶼、遍達、賂稅監高寀可得志、于是代不驚敵、錦導夷入寀、竟與盟、且許開貢、會材官沈有容奉詔。聲。起。之其國始習戰所云紅夷礮、載佛郎机扎已、而竟使通貢、泊舟彭湖候。命。下。許從夷兑何、貢物幾何、然後可久之從彭湖深入、築城、分紅夷守之、名。紅。臺。灣。去彭湖六程耳、所云灣者、西洋貨船通東夷。必灣此。為西洋犯要。所以中涵既急。攤為水灘。高傍溜數丈。自漳州蔟舟。必橫跨水檻。然

後至澎湖最險而澎湖之通臺灣水道多嶕隱見不一舟冐之必碎又列砲兩當的中易守其地濶二千里袤倍之氣常春多露可以當雨所植久旱不枯食物饒于內地多野馬差小可乘亦多苗峒不化多土目不通語言初鄭芝龍入海中常於澎湖外設市稅諸洋少貨以是富甲諸徼及歸款諸洋猶讋伏也芝龍納款子國姓成功壬寅以部將曾文龍馬信之謀會海水大溢自廈門外師前拂嶕而進紅夷之守不固遂有其城而令其子經守廈門原汛已而紅夷王子內覲以失其故城願合力攻廈門廈門不支會延平王成功薨長子經嗣立臺灣初稱東都改明京以候

槎主之踪。已不克至。乃改東寧國。復蔡牽天城於對渡。以居宦東寧者。嗣王不敢称藩。廼其臣無不藩前者。所奉正朔。猶以永曆行。時諸峒歲有常貢、不過犀鹿虎豹之類、異委界口。不知所為礼也。披皮掩下体。米口中國人有店。以博戲小貝。懸壁。聽峒人來観。峒人把弄移時。以形語上值。輒取去。必委所有于界口。任取之。不失信也。按舟山古昌國縣、洪武中、設參將一、巡檢二、屬定海縣、舊出一狀元。名張信、城中有狀元橋。信子孫猶有在也。与金塘兩處人物頗繁殖、太祖慮積奸、議遷其人入内地、有王姓者、疏請免遷、詔徵踰年、或言王[illegible]得名見哀、祈免。獲免。釋王。還。

廈門聯閩界鄭氏　迹處也魯監國十年國姓成功嘗駐師于此改稱思明州地僅三十餘里宿兵數十萬大約皆處海艦得洋稅以食閩師不能難時　四屯為呼應張煌言駐臨門陳文達駐玉環山阮春雷駐楚山而牛頭門亦宿勁旅沒思明失守四屯順逆不一惟煌言隱臨門之花澳死難最烈鷺門亦閩界魯監國元年嘗乾永勝伯鄭彩保此四年乃閩走壺江琅琦山等處閣部錢肅樂卒葬琅琦殯骨不歸鹿頸頭煌言嘗治兵其處而金門則魯王監國之十年始保蹕於此至壬寅薨其地

又按中原一大塊得臺灣為外障故文物与邊徼不同蓋包絡完也或云自金門一夜至明辰已可到澎湖為一千六百里澎湖至其臺灣之臺灣峒人上貢時亦知稍披衣襟遲則〻以肰釜鬴

筍二節寔上　　又イ貝　節八時寔

爱草為床其聚上　　土官浴捕鹿之舌以供

啖之私其舌有罪男女皆披髮畱殺人則繡其身

衆以為豪悍以紅布為管治石室中藏之生女出紅帝

聘僧視為殘闕倚衣食以老衛生男而不女則以為絕嗣

非女流生若曰此世家云

罪惟録列傳卷之三十四

蠻苗列傳總論

凡軍民府並慰宣撫長官招討等司、入職方、受命、不顧貢賦、非此則有生熟二苗、熟苗百世而不能與編民一例。生苗百世而不能與熟苗一例。其風謠習俗、各自殊異。守其所傳、萬不易也。都督王信嘗有言、諸蠻無能為。第我邊臣利窃叛。以邀功耶、無如大存恤、誠以動之。此數語足以已亂弛防與無事。而憐苗之編戶寧矣。西南彝與北邊不同。邊往往南幕可慮。志激之則擄城結好。以恒糜爛不悔。否則蠹。必內焦。盜名號稱尊者好。

者張言之耳乃々可々、々々窮內賞塗
卒校不可數而渴其地、々八心何禪古人已詩々在此也至
欸借之以請他患則如石砫之闔室患義、有數樞界
不預未安邊而反先之窶邊足為殷鑒也夫

蠻苗列傳

湖廣諸蠻苗

按湖廣南界廣西地多苗人為古三苗之裔亦與翼軫分野其近施州衛都統屬翼近靖州者純屬軫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與氐羗混雜通曰南蠻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每十年官司籍其戶口息耗不與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好猜疑絕禮讓喜則人怒則獸睚眦為仇必報而後已率椎結跣蹝陟巖穴蹝荊棘似麞班衣左衽或無衿襘歛以納苗別作兩袂急別於顛負肩抱弩猪哭箐

不可踈捕。未娶者以　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頻人
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　為飾、處子行歌於野。以誘馬郎。
淸溪不禁。謂之。跳月。仲春刻木為馬。祭以牛酒。老人竝馬
箕踞。娶妻論妍媸。為勝負贏縮。償。而逋。者。進。歲索之。郎。髮。
種。之。長。子。孫。不。貸也。以惡草釀臭潔、投之以臭肉、曰醡。蛆
蚋叢嘬。以為珍具。鬬牛於埜。扑。其負者。祭而。食之。以。牛。角。
授。予。孫。曰其。祖。父。食。牛。也。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為
信。爭訟以屬公正之善言語者。號行。頭。與曹耦蓄。曰同。年。
称其酋長、曰。花。称人、曰。叉知。自称、亦。曰。叉知。不知正朔。以鼠馬
記子和。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占卜用鷄骨。推之。視

其巫以斷吉凶。或折茅為兆。禱病不愈。曰鬼所嫉也。棄之。野。謂其巫曰鬼師。善為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鑿竅而居。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親死不哭。咲舞浩唱。謂之鬧屍。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為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饕。誘以元日為把忌。敞門不出。二七而解。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為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為紫薑苗。嗜殺尤甚。得仇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白。[illegible]。為貴爺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illegible]。[illegible]。為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

及䍐、在牂牁之間。為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為市。夜臥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以十月望日為歲首。在陳蒙爛土。為黑苗。又為天苗。緝木葉以為上服。女子甫十歲。即搆竹樓野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太祖起兵、至正甲辰五月、湖廣谿洞長官向思明等、上故敕印、請改給。慈利土官覃垕來降。並仍其官。丁未思沅等處、宣撫安撫皆降。以蔣節為安撫使。守會同館。討靖州諸山寨。洪武二年、立沅州等處軍民長官司。時慈利土酋叛。殺千戶覃反仁。命江夏侯周德興討之。明年、覃垕作亂。誘殺牧使。平章楊璟窮討賊遁。四年、靖州蠻叛、征

南副將軍吳良討平之。五年、吳良平五開蠻寨二百二十三洞。十年從作亂、殺指揮僉事過興、詔遣都督楊仲名率師討之。叛服不常。十二年、械叛蠻有死者、送孳牧所。十三年、溪洞傜民居京師者、悉聽還鄉。十四年、五溪蠻作亂、江夏侯周德興請行、上老之。請益力、壯而許之。十八年、洞蠻復叛、討平之。置五開衛指揮使司。時鎮南衛兵從征五開、卒陣亡、詔復其家。屬為民。十九年、平清州叛蠻。二十二年、思南宣慰使軍大勝作亂、涼國公藍玉討擒之。二十五年、都督茅鼎等俘五開叛酋送京師。二十九年、沅州苗叛、討平之。三十年、靖州洞蠻復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定之。景泰

七年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討之明年平成化十七年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諸蠻實無能為邊患利其竊發以邀功耳宜大加存恤誠以動之於是永順保靖二彝世相仇殺信為兩解之靖州及武岡不靖信深入慰諭不煩兵而定

論曰恩必見恩威必見威此禦化外之法也

鎮溪龍許保

龍許保者、湖廣鎮溪苗也、湖貴之間、有山名蜡爾、一曰巘峒、諸苗居之、山之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筸子坪長官司、隸湖廣。山之西、屬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嘉靖中、筸子坪土官田興爵者、以罪繫辰州獄、諸苗斯脫之、乃反溪虐諸苗、諸苗怒逐之、奉龍許保為酋長、爆興爵公署、遂叛、蔓引鎮谿及銅平諸苗、詔以萬鏜為副都御史、開府辰州、所任土指揮田應朝、奉勦撫事、應朝巧黠、陰陽煽構、久無成功、鏜乃賞一千戶苗寨、而責苗魁龍甲、来見、執以聞、當功、苗殺其所質千戶、鏜但恤千戶家、寢其事、而身詣賊巢、

招撫之龍許保既就款得給冠帶久之復倣與吳黑苗等倡亂焚劫州縣兩省無寧日尋攻陷印江縣治詔侍郎張岳代鏜岳力主討以沈希儀總其兵擒斬及俘獲近二千餘人盡焚其巢寨捷聞師還而留故參將石邦憲等搜捕首惡未幾許保復與吳黑苗等糾衆劫思州府知府李允簡方視衛賊伴稱瞿塘卒入踐更突殺吏民掠帑藏執允簡及經歷知事等官去邦憲疾擊邀其歸路允簡等得歸岳檄邦憲懸購必得龍許保於是苗黨麻得盤等誘許保別寨醉縛之檻京師伏法而吳黑苗竄不可跡岳乃故縱其令所爲執親黨盡縶去黑苗不自意或出官兵劉甫等受家

符。襲。斬之。諸苗攘功。半道攫其首去。失烘之。索重賞。驗實

上聞。送設。總督。鎮撫。其地。岳填之。

諭曰、以不信處苗。教苗為亂矣。

兩廣猺獞傳

兩廣之境、北接湖廣五溪、西接黔蜀、多猺人。獞人。獠人。黎人。蛋人。馬人。山子。野人之屬。

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谿以南、窮極嶺海、迤逶巴蜀、皆有之、椎結班衣。兒。跣。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蠟。沁。之。重。所。若鄰。兒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為刀。終身用之。頰人黥面為花卉蜻蜓蝴蝶之狀。唱歌而偶奔者。入巖崗捧椰髀人。嫁則。荷。傘。懸。草。屦。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綢繆竹木為屋、覆以菁茅、山田磽埆、十歲五饑、急則墮突漢界、攻剽墟落、踉蹌篁簿中、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

㚢為遁藪。以故常墮城堡。劫官寺。人。多。桀。娃。與獞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猺團長納狀云。其等旣充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男成驢。生女成豬。舉家滅絕。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司殺盜賊不用㚢欵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

獞人、五嶺以南皆有之、生理簡陋、冬編鵞毛。雜木葉為衣搏飯掬水而食。壘室茅瓣而不塗。善為毒矢。多蠱。於五月

五日聚百蟲於一器。令自互啖。久之一存。持以中人。中人有期。無外人則主人服而解之。否則神蔓殃於其室。事挾可以驟富。又。有飛蠱一曰桃生一曰金蠶。皆鬼屬。受毒者治之以歸竃散。雄硃丸。其聚而成村者。為峒。峒之酋長曰峒官。峒官家。婿來就親於五里外結屋。謂之入寮。盛兵為備。稍有言輒鬪。成婚後妻之媵婢。稍迕意。婿輒手殺之。妻黨始畏。否則謂之懦。既去半年。乃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三十里外。使巫脫其裹衣。納竹籃。謂為行人收魂歸也。親初死。披髮持餅水濱。哭擲銅錢楮錢於水。汲浴尸。謂之買水。否則以為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僬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謂之八蠻。其支而亡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裩、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々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沿習不一、有旱。擱。以射生為活、雜食蟲豸、每村智過人者為長。曰。郎。火。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玉盃十二。隨辰位。布而禱焉。若寅有水而卯涸。則以為正月雨而二月暵也。父子有隙。及父不類。走出野外。得一狗以謝母。母々入狗不復怒。子報仇必食其肉。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剺其面而籠之竹。和鼓噪而祭之。以徼福利。

黎人、隝蠻也、今為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熟黎。多符王二氏。稍同編民。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其地有五指山聚而成村者、曰峝。、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過歲。即文其身。否則以為祖宗不子。男子椎結、戴漆帽、簪尺許雉尾二、富者、浸贊掌大銀圈十數於耳、挾刀控弩、婦人箬笠班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携手蹋歌。名。曰。作。劇。或少年元旦、裂帛擲處女。、解汗衫報之。謂之。拋帛。至十三日男子衣其衫而往。父母欣然迎款。至十六日罷歸。女以前帛巧刺文繡。還少年。少年亦歸其汗衫。女伴互施針筆。湟兩臉為蟲蛾花卉。名。曰。繡。面

以色絲和吉貝襍織為錦。釀酒多雜榴花、親死不哭、哭生牛肉以表哀痛。客至先穴窺之。然後出見。不交一言。即入治草具。客食不飽。乃去。吏上饌。雖親串交會。不脫刀仗。一語忤。輒奮起。尚復仇。敵則刃箭射梁上。子孫或方會飲。仰見梁所記箭。即行擊殺。衆論美之。二月十月出獵、赴告官府、人不得入。混名曰犯禁。犯則梏殺之。殷寔之家、畜妻四五。令日出貿易。利多則以為好。異待之。架木為擱房。每晚驅幼男女其上。聽其自便。不問。俗置酒米乾肉、衣布之屬。於百步外高坡。草樹繚繞之。名曰殷。或有盜之。毋犯輒獲。法。曰。遂。迴。跟。郎。足。跡。也。又一種曰遊。黎。常以椰瓢蔽體、關

習弓矢。凡父母過五十。懼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云埜。於腹。中。為。孝。

蜑人。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欄。辨水色。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伏水。以繩引石縋人下。手一刀以拒鮫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力掣繩疾起之。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蝠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山子。即猺獠之屬、初為亂、剿家衛鄧指揮招撫之。至今見鄧姓都奉為主。男婦皆徒跣、婦人髻雜他尾、盤重數斤、簪大頭銀刻耳百餘、夫妻未常同宿。但於晴晝牽臂入山。路

口識竹木。謂之。揀。青行人解不入、誤入輙鬬、娶女婿止近舍、媒氏及門、女躡新草履。負樸挾纖。二上仍繫雙草履。隨媒往婿所。解履授婿。婿穿之。引而去。

野人。洪武中都督周興總兵宋晟劉貞副之、帥師捕野人、未詳其俗、

洪武元年、廣西左江太平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詣軍門降。明年、安撫使莫天護、款附行省、請如宋元制、錄用彞酋、以統其民。詔改慶遠府為慶遠南丹軍民安撫使。以天護為同知、隨授岑伯顏及思明府黃忽都、向武州萬世鐵、龍州趙帖堅等、為各知府知州官世襲。岑道

別有傳。七年，桂陽蠻叛，討平之。十三年，南雄趙庸悉平廣東叛蠻。十五年，盡平亂源山寇。二十一年，平諸蠻。二十八年，總兵韓觀捕斬宜山蠻酋韋召趙成秀等。都督楊文旣定龍州，移討思恩叛蠻黃碧等。尚書唐鐸參其軍。帝諭鐸鑿井避水毒。文又俘斬奉議賊首黃世鐵等一萬八千餘人。并擒土官儂智高等。蠻寇悉平。明年征南前將軍吳晃平郴桂廣西諸蠻頗殘。上諭之曰，命爾往征苗亂，意在殲渠。乃縱行駢戮。宋曹彬不殺，後嗣以昌。往者不追，後當爲戒。旋俘叛蠻三千餘人。思恩蠻復平。三十年，討廣東叛蠻李敬宗等平之。永樂三年，御史汪俊請官熟黎峒首王賢祐。

俾戒約諸嵩從之。景泰六年、瀧水猺賊趙音旺、合諸山叛猺、大肆殘掠、都御史馬昂率兵討之。俘斬頗衆。天順五年、征蠻將軍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瀧水羅傍諸蠻。成化元年、諸蠻復叛、命都督同知趙輔為總兵官。及左僉都御史韓雍。往征之。雍勅中有無若葉盛殺降之語。翰林編修丘濬、條陳用兵事宜上以示輔雍等。兵部尚書王竑上論軍中妄報功次。希求陞賞之弊。且云猺獞逼脅平民使為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掠我民以抒怨憤。今宜慎選府州縣官。撫綏招致。使現在之民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兩廣藥石。端在於此。輔等征大藤及

湖廣陽洞皆捷。輔多飾功、被劾、委罪守將歐信、治如法、雍等自陳宥之。時猺獞屢服屢叛。十二年、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率衆來歸。諸州縣其地。鄉慶參政袁愷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一人。副使范鏞亦續招撫。詔賜敕奬之。十八年、討土官知府岑濬、別有傳。改流官、

論曰、邊臣不好功、可以無蠻猺之叛。然好功或不由與衰之數。一治一亂。言治而無數矣。徼外知會爾、常數倍中國。主運之年。既有功勦之。不可長也

大藤侯氏 侯勝海侯公丁

侯大狗、廣西猺酋也、景泰中、嘯聚萬人於大藤峽、攻陷郡縣、戕執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響應、其勢益張、藤峽矗府江以北三百里、最高踞頂可眺數百里。故諸蠻以此為隩區。萬山之中、猺蠻盤據、各有宗黨、而藍胡侯盤四姓、為之渠魁。山多纏土、沃而斂樹。諸猺皆側耕危穫。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隩。鉼門龍巖。沉雲畫結。懸磴迴繞。絶壁臨谿。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中或生獠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狒。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飢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蠆蝝蚳以為飽。卉衣血食。言語侏儺。雖四姓諸猺。亦莫能

重譯也。諸猺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猺老。結城市豪强。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以是賊愈驕蹇。天順中、鬱林、博白、新會、信宜等處、鯨鯢益起。成化元年、詔以韓雍爲左僉都御史、勅曰閫外之事。一以屬。朕不中制。以趙輔爲征蠻將軍、合漢土兵十六萬、先擣陽峝西延苗賊、滅之次及脩仁、荔浦、諸賊、遂至大藤峽、分兵入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共三千二百餘級。招流冗千人。磨崖紀歲月而還。事在韓雍傳、雍乃請復上隆州。土知州岑鐸故職。改隸潯州。而以有功土人李昇等六人爲巡簡。移周

冲巡檢司於勒馬靖寧巡檢司於獻俘思隆巡簡司於碧灘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司協助流官又藤縣五屯賓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酋覃福會率其黨八百歸伍遂以福為千戶時開設武靖縣於潯州以千戶李慶填之而福孫仲琰為其吏目協理正德間御史陳金令商船渡峽以大小課魚鹽名曰永通峽後諸蠻緣此為奸利稍不愜掠殺隨之遺孽漸蔓潯人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得弃江中誰其作首噫陳公嘉靖初尚書王守仁以田寧之役便道出不意勦平之斬首六百級又平八寨擒斬千餘級峽南稍靖而峽以北逆起其酋侯勝海居弩灘倡亂武靖

頭目黃貴青杏與勝海有隙誘市中刺殺之其弟公丁嗥
衆城下殘痛民二人共都御史潘旦請征之右參將沈希
儀初平八寨有功至是獨曰未易言也於是大用兵弩灘
不得賊斬一病夫而還但立堡戍之希儀又曰戍不終也
乃公丁益冠堡戍兵死者數百人征南副使翁萬達乃言
狀於府必征之詔安遠侯柳珣主軍事珣以屬萬達萬達
叔通猺百戶許雄使邀致公丁自牘因隨言公丁誠輸款
良猺也為仇家誣構非其罪則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以
起釁公丁不欵萬達乃預屬左江分守汝成藏痛民之被
害者以待而令推誘公丁詣左江白冤汝成故慰而遣之

廂民譊出、並游徼、執入獄。汝成遣雄諭其黨曰、巡堡事公丁言他猺為之。果非公丁。且釋之。即否。公丁必死。若等供實。此輩一。公丁已冤。毋自速。衆無譁。都磔公丁於市。汝成遂請乘勢搗其巢、於是副總兵周經將左軍、會於南寧、都指揮高乾將右軍、會於賓州、十八年二月、萬達為部勒兩軍齊發。左軍則都指揮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入攻、紫荆等諸巢、朱昪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入、攻二驢等諸巢、柳溥以八千人由白沙灣入、攻藤沖諸巢、孫文繡以二千八百人、攻藤峽諸巢、右軍指揮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入、攻碧灘諸巢、王俊以五千人、亦由武宣

入攻羅淥上崗、威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崗、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崗、南北夾攻、追斬千二百級、窮追羅運、賊乃刋大木塞道、布蒺藜荻簽、懸石捎抄、急則絕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大窘、或從土官盧蒸晡脫匿去、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弗靖、萬達移兵勦平之、是役也、凡四十五日、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乃獻議督府、大略有七、編保甲以處新民、立營堡以遏衝、遷諸猺以搤上游、改州治以處屯所、清狼田以正疆界、處勦兵以慎邊防、權

商。税。以。資。公。費。論功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餘進爵賞賚有差。

論曰、藤峽府江相為表裏。治藤峽宜速。扼一隅可三面變也。治府江宜緩。屯兵積粟。以漸制之。不則漫走難窮。非旬月可辦。昔人言之矣。然諸蠻率嚻悍激。衛所世掌。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户漁之。即有寃隱。不能一控公門。睢行而掩慝埋。如否則醜敗禍。及於是激而為變。而江盡然也。靖邊之要。非有為不足。靖亂非有守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夫在内曰姦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内詳而治外略。數毀豈外是歟。

廟算不詳。而前以十六萬。後以五萬。糜餉長儆。即七議非不良。奉行者何人矣。

田州岑氏 岑濬盧蘇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漢武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使世襲知府、三傳溥、二子、長猇、次猛、弘治中、猇以失愛弑溥、江中、土目黄驥李蠻、發兵誅猇、旣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應襲。歸田州。慮蠻方命、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入。濬猛族也、驥賂濬、必脅猛割地爲壽、乃得入猛。猛不得已、許之、卒阻於蠻、不得入、復以猛奔思恩、濬留之、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讚、檄濬必歸猛、濬不從、至欲兵之、濬始釋猛、督府遂。納猛。田。州。與濬搆不可解、七月濬入田州。

襲殺鑾。十五年、襲陷田州、偽以其族子洪守之、猛走免。詔以濬罪、焚兵討濬、濬敗死、并誅洪。改思恩為流官知府、並擒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逆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冀立軍功、還其知府、卒從征江西華林尚功、稍遷指揮同知、非其意也、怨望驕蹇、凌轢諸土官。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惴猛、欲墨其貲不得、忌猛、疏猛必反狀、請征之。嗣姚鏌代應期、雅知猛無反心、罷不舉。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鏌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鏌騶從官郄之、汝儀恨、廉得鏌子淶嘗以書勸鏌勿兵猛、遂誣淶入猛萬金為解免、鏌皇恐、乃再請征猛。嘉

靖五年、偕総兵官朱麒、督五將軍、分道入猛。自以無他。梨帛書狀、陳軍門。覬原察。而鏌以前誣故、兵益入、猛懼、謀出奔歸順、知州岑璋、猛、頗翁也、鏌慮璋以女故黨猛、問計都指揮沈希儀。希儀久知璋女失愛屏居。進千户趙臣、欲以計貳璋猛。臣雅與璋善、督府佯遣臣、徵兵鎮安、璋疑、邀臣、問何以用兵、臣故不言、及璋挽臣臥、伏地再四請、則泣下曰、與君異口騈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臣死矣。璋驚問故。乃曰徵鎮安以收猛婦翁。不言。君死。言之。而君脫。臣死。即奈何。璋遂決計縛猛自效。時猛長子邦彥、守上克隘、璋請佯助千人。實為內應。語臣曰吾寸帛。綴千人裾裏。

戰時當扱示幸天兵撣舍之臣以告希儀希儀遂將千騎
當隘故伏匿歸順兵大呼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州
兵大潰於是斬邦彥猛聞敗欲自經璋使人邀猛舍之而
叅政胡君堯嫉希儀獨破隘移兵擣歸順璋故以孚鴆綫
師設酒賀猛酒半陳錦衣二襲鴆酒一瓻敬上猛曰天兵
索君急幸自便毋相累猛大呌隨老奸謀矣仰鴆死以其
首上軍門猛三子邦彥既死邦佐邦相潛脫而邦彥子芝
褓匿民間鏌以滅田氏為功仍請流官治田州上可之未
幾田州土目盧蘇與思恩土目王受挾邦相反兩江皆震
於是不善鏌者詭言猛實不死歸順偽以尚猛首當之猛

且與莫登庸大安南也、於是御史石金劾鏌、因上募謀、鏌坐落職、而吏部侍郎桂萼、薦王守仁代鏌、守仁計約降蘇受、蘇受至、不免甲而杖百、爲疏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邦相判官。分設土巡簡。以盧蘇等爲之。添田。寧。府。以。流。官。知。其。事。約。束。田。州。遂移兵率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書、盛稱蘇受功。而代守仁者林富、復言南寧添設、未便、於是但以邦相爲判官、總兵張佑鎮其地、時邦相纔十五弱、佑以兒子畜之、而盧蘇自以興復岑氏有功。益專制。邦相久不堪。與蘇受隙。而佑以任滿求代、内、過、盟、邦相、而邦相供帳薄、佑怒、潛語蘇受、蘇曰、相誠無狀。請以他事

撻之。老奴在。無慮也。於是果撻邦相。邦相不能有所怨、而益恨蕻、會邦彥之子芝、髫齔矣、佑不果代、潛育芝室中、將以難邦相、而邦相購殺芝、不得、會佑奉督府檄從征、置芝、衣、篋以、行、邦相故盛供帳中道、行鴆佑、佑不知、以芝奔梧州、明年佑毒發死、於是盡蕻使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代蕻、蘇覺之、稱疾不出、會蘇妻誕日、蘇故伏甲衣壁、諸土目稱賀、隨問疾、玉、慶亦與、蘇即臥强起謝、諸土目曰、布伯幸自愛。布伯者、華言主管也。蘇曰、他。無。慮。即。恐。無。疾。死。諸土目愕不知何以。蘇曰、得。公。等。同。心。可。旦。暮。存。諸土目曰、即誰不同心者。蘇指玉慶曰、若此

二公言未畢甲出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叔諸土目芝長孫當立邦相不足主我也咸唯諾遂質諸土目妻子發兵因邦相弑之而行路都御史陶諧詭云邦相病死無後芝當叙立芝得歸田州時鎮安土舍岑真寶泗城土舍岑施等咸不義蘇共扶猛仲子邦佐攻田州入之殺萬人蘇僅以身免因潛就女夫歸順土舍岑瓛乞師直搗鎮安真寶閉之繹田州及走於是躡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督府曲庇蘇朝議置蘇不問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從蘇與子鳳故逗遛不進多縱賊逸去監軍副使翁萬達與副總兵張經等謀殺蘇而不果

論曰、有其地而不足為吾民田州不靖自流官始新建曰田州事非吾意後世誰諒吾者以為奔走桂萼指不足裂闢也

憑祥 李寰

李寰者、廣西憑祥縣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尚歸附、授巡檢世、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竟以孫珠嗣、嘉靖中、珠死、族弟珍廷、爭立、珍挈印奔況州、況州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廷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等、說思明府土舍黃朝、共邀黃泰、以兵七百人、入珍憑祥。珍乃爲思明屬。而廷奔鳌柳、南海浪人歐紹賢等說珍曰、思明安得屬憑祥。吾爲足下恥之。珍輒侮

下黃朝、與朝隙。朝時有外婿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時芳、乃以千人入時芳憑祥、不克、而珎日淫慝無度、醉即手辦人、褱以、諸、文、謀、廢、立而珎妻黃孟、亦以失寵孙憤、褱通、馬褱與歐紹賢謀。疑黃恭不與。紹賢往見恭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恭拂衣起曰、是惡足稱我。紹賢出語褱。恭不助珎也。而若無内應。李珎之妾莂玖者、有淫行、褱乃遣刺客趙應。偽為珎語莂玖曰。主聞子有私人。遣我夜伺子。莂玖惶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莂玖許諾。褱復遣人語黃孟曰。令夜十郎。將即子

排闥無驚、十郎者褒自謂也、黃孟遂以酒灌珍醉、至乙夜

趙應寤竊前玫穴垣亡、巡徼蘇寄枝等偽驚、譟曰、閹竄何故

也、黃孟佯驚起、開門、而褒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褒遂

持黃孟並坐、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厚賂褒為向導、而翁萬

達副使南征、遣人誘褒從征、且官褒、而褒恃黃泰必首罪

汝、泰懼、願襲褒自贖、果獲褒等論死、時李珏李時芳復

爭立、萬達立判之、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珙之子佛嗣琢、

論曰、珍有女戎二、寧下敗、田汝成嘗曰、繼及之典、令甲

具胎、自正德以來、紀綱瀾漫、邊机幕議、非賕不行、開府

監司、往往以暮夜自說其悔、于是貴人、妄想非分、送節

蔓。滋。龍。祥。之。變。皆。由。於。此。

龍州趙氏

洪武初、廣西松潘、趙帖堅、以萬户府歸附、二十年、改松潘安撫司、為龍州、以趙宗壽為州官、時鄭國公常茂、謫罪安置龍州、茂病卒、上疑詰宗壽茂死狀、宗壽懷二抗命、以二省兵討之不下、復遣征南將軍韓觀、會都督楊文、合討之、宗壽窮、伏罪、兵罷、設龍州軍民指揮使司、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鏞雄專制部中、源死無子、殷兄溥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嗣、楷始之語、岑何不贖乳子而名之、可以長有龍州、岑然之、遂以媵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挾府目常好兵、欲入龍州、弗克、楷遂奏言璋

寔源子、當立、為相所纂事下督府、楷更謀於岑之兄子猛、猛方勢張、正德十三年、適有錦衣両舍人以他事出、猛為璋賄之、偽稱有制、矯檄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五土兵、合二萬人、入璋龍州、州大震、殘二千餘人、相懷印保況村、而猛寵其次子寳去、事聞、都督錢寧、入楷賄、不問、嘉靖元年、相死、相二子、長燧、次即寳、相枝栅、寳亦枝栅、相以其肖己絶愛寳、時求寳不得、而燧以序、州人立之、楷乃、計弑燧、而州人立其從弟燦、楷又賂督府王守仁、容岑伯高者、稱燦異姓、非趙氏、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遂以州印畀楷、楷復弑燦、自大於是州目黄安黎容等、共不義楷、以百金

贈御寶時猛死寶為奴楊氏家十三矣公言於督府林富富呼指命擢攝印十年俟寶長還之指不聽已而有客李談者為寶說指指心動而督府復召指諭必還寶指意以寶弱姑與之終可得也寶出五千金謝指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指愈富厚結諸奸自翼前偽遺腹璋既不得立有子應美姿容猶名為源孫指命往來寶所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指指乃為奏應鎬長孫失祚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能決而寶日荒淫嘗宮妓男子王良以為宦者而良意怫指乃以語激之使為內應時州人皆怨寶指糾州目鄧禹李旭林盛等以千人夜劫寶寢門良即卧關

楷聲闢門入楷斬寶揭下截枝擲以覽妻去蓋楷三弑其主罪不赦副使翁萬達奉詔南征交趾行部南寧故濡滯不發曰龍州趙氏族殫矣非楷莫立者吾須其來責之楷聞之心喜以精兵千人詣萬達頓捐三十一村贖罪楷盛称其智勇伏壯士庭見時縛之而上書請官其子匡乃以十二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論曰源妻寶妻兩為楷使媚傾城哉

四川諸蠻苗

按四川南接烏蒙六詔之間，又與貴州普定龍里相界，多羅羅、仡佬、沐佬、猓獠、諸種。

羅羅本盧鹿，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種也。俗愚而戀主，即虐之欲赤族，而仰戴不衰。勤四十八部，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

長身、椎結跣蹻、荷鑼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鬬、故其兵常為諸苗冠。亦有文字。類蒙古書。坐無几席、食則抄飯、摶之若丸、以匕躍口。作酒盎而不縮。以蘆管咂飲之。男子則薙鬚而留髭。賴人束髮。纏以青帶。烝報旁通。醜不恥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白羅羅之俗、客與同、灼毛齰血、無論鼠雀、蛾蝝蝡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飴、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人死則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為業、

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腳、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得人片肉巵酒、躍沸而起、以布一幅、橫圍腰間、謂之桶裙、男女同之、花布為花犵狫。紅布為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棺死者置之千尺崖穴間、或臨大河、樹木主、號曰親家殺。在平伐者、為打牙犵狫。慓悍尤甚、善歛諸毒以染箭、當之立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殉棺中。在新添者為剪頭犵狫。男女皆髮止寸許、人死積薪焚之、又有豬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靧、得獸即咋食如狼、狇狫、其俗與犵狫畧同、掘地為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以

牛皮籍之、羊獷、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高、出則以泥封之、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焚其衣服、殉以牛馬、

洪武五年、命衛國公鄧愈、討平散毛等三十九洞。六年、蠻酋叛、討平之。九年、黃平等處蠻寨、亦平。十三年、散毛等復叛、旋定之。十八年、土酋董賍里叛、以丁玉為平羌將軍、討定之。置普定軍民府。二十年、土酋楊奴叛敘州、討平之。二十二年、散毛再叛、涼國公藍玉討平之。擒土酋剌惹等萬餘人。置千戶所。二十八年、普定蠻出掠、將軍顧成等討定

之。征南將軍楊文等、討平龍州諸蠻。成化元年、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一沮絶路徑。二先剪賊黨。三固守重地。四廣募土官。五多用利器。六密行反間。上可之。二十二年、刑部侍郎何喬新奏播州楊氏事、別有傳。二十九年、土官普習、順興土酋阿羅成叛、討降之。

論曰、智不能曲護其生。往往即死不悔。故治之。以。必。生。以。心。不。生。而。事。熟。此處蠻苗大計也。

藺奢氏

奢氏、世四川永寧宣撫使也、故猓羅種、洪武中來附、以宣撫世其土。萬曆中、奢崇周無子、弟崇明立、崇明陰鷙、能用衆、子寅負鞋傈悍、不恭、天啓元年徵其兵、東援遼、崇明遣裨將樊龍、樊虎、以兵三萬應徵、至重慶、受餉、餉弗繼、龍等意怯、遠、關、遂、鼓、衆、反、冒刺巡撫都御史徐可求死、殺守巡道官及府縣官盡、總兵黃守魁以下、不能戰、皆死之。原任肇昌同知董盡倫入援、遇、伏、死、募兵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通判王天運、負、創、走、賊、遂、據、重慶、分扼夔州水口及川西機道、崇明乃與其子寅、乘勢撟遵義、虛走、署印通判袁任、

焚敍納溪瀘州江安等城、陷興文、知縣張振德死之。別有
傳、獨江津知州翁登彥等、力。拒。賊。城。全時石砫宣撫女官
秦良玉奉檄援重慶。良玉兄邦屏、邦翰、俱。以。援。遼。力。戰。死。
時率其弟民屏、部兵萬餘、營南坪關。襲焚兩河船。阻賊東
下。張懺忠州疑賊。而大兵沿江而上。則瀘敍諸郡邑、已尾
解、枰木龍泉諸隘、俱為賊有、賊逼成都、指揮周邦太遇賊
資陽、不戰降、指揮冉世洪雷安世、瞿英咸。戰。死。九。泉。賊勢
益振、左布政使朱燮元方輯瑞就道、蜀王邀留之、燮元慷慨
誓殺賊、與御史薛敷教等、一再敗賊城下、賊復築濠洞、積
薪如山、山架蓮華、形類行屋、伏弩仰射、燮元使人縱焚之。

胎决都江水滿濠。賊不得近。搜賊間城中二百餘人殺之。賊乃四面立望樓、高與城埒、燮元曰設。瞭。必。肆。掠。矣。中。虛。以。五。百。人。突。之。果無備。斬其三將。燬樓。而諸道援兵繼至。連敗賊於倒流鎮石橋永清鋪。秦良玉兵三千亦至。賊圍城八十餘日矣。明年春正月、賊林中數千人大噪出、擁一物如舟。高數丈。長五百尺。蕈蓆蔽之。一人披髮仗劍。狀若神。踞其上。中藏數百人。扶機弩毒矢。以牛數百行之。旁設兩雲樓為翼。俯視城中。守者望之心悸。燮元曰此呂公車也。須礮。石破。之。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以是賊舟立碎。復以砲擊牛。牛斃。滯舟。

舟不行。秉勢敗之。賊將羅乾象、願投欵密劾燮元推誠待之不疑。乾象感。告賊虛實。恐賊不知也。於是使牙將周斯盛詐降賊。與乾象俱。已乾象贊崇明就撫。果來。而守者誤譟。崇明疑遁去。乾象內变。自焚其營來歸。益成都之圍。百有二日而解。崇明走還重慶、詔陞燮元都御史、巡撫四川、復新都江安。併復遵義。先是、涪潭叛民王倫、引賊焚掠、都司陳一龍以涪潭為川貴要害、擊王倫於水西降之。遵義始復、時惟重慶尚為賊巢。賊據要佛圖關、連營十七。精兵數萬守之、監軍副使丘志亮、楊述程、總兵杜文煥、逼其前。石砫秦氏兵、繞其後、賊驚潰、斬首鹵三千餘人。遂逼重慶。計

擒賊首樊龍張彤、何若海等三十餘人、城遂下、尋復瀘州。而崇明寅寶擄永寧、時遵義復而失者再、樊元遣將秦衍祚、侯良柱戰賊九接山、斃其渠棟賽、追敗之羅鋼渡、仍復遵義。而奢寅心腹安鑾以寅戰敗羅村大河口、遂請內附。助擊賊將符國禎走之。師次永寧、樊元曰、我。之。夕。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以。合。也。於是陽進納溪。而大兵大會長寧。奪險入。賊。勢。分。遂敗、樊、虎、戰、死、寅、亦、被、創、遂復永寧。擒賊將周邦泰降賊二叢。死無算。崇、明、父、子、復、遁、去、五月窮追、克紅崖天台二寨、降其衆數十人。遂安撫紅潦四十八砦。擒偽御史汪潔遠、偽給事孔聞過、偽參謀監軍文道南、夏

奇雲、偽將軍秦翼明等并偽印十餘鎧仗如山降將乾象疾督攻藺州焚其九鳳樓掃其巢崇明父子狼狽走貴州、與安氏合、乞兵、事在安氏傳、

論曰、上官如石柱闔室死國忠豈多得哉況奢氏已知料逆不逞也即餉足必不為用、庙算以素例奢拙矣、東而不足、又大難西南、使以治龍之餉佐遼寧、不勇數倍哉

播州楊氏 楊輝

楊氏世為四川播州宣慰使、播州係漢牂牁地、唐時楊原端據之、應募決策、授武畧將軍、歷宋大觀中、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洪武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司使、隸四川、其域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阻江○棠茸鏡削○居然奥區○領、黃平、草塘、二安撫、及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大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三傳輝、負險衆驁、輝二子長友、庶出、次嫡愛、輝嬖友母、欲立之、安撫宋韜不可○乃從倖客張淵計、冒功友求增封、

詭稱天霸諸苗為賊、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宣不知、白天霸無他、輝、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從署名、請兵討天霸、部議報可、輝通賂於都御史張瓚、戮諸苗、千餘人、稱克、謀、勇冠、軍手、刃七馘、乃。友。年。十。三。耳。詔立安撫司於安寧、以友填之、既而爛土諸苗齊果等、忿天霸被究、時時出兵攻安寧、瓚又請築城衛之、靡費動衆極。及輝死、愛脩怨於張淵。以其初畫計。失地半。而淵屢謀殺愛不克、父之淵自知不容於愛、乃族友誣愛通苗越境為亂訟之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賄上下、書偶為安撫宋所獲。露愛。愛易書。偽致義。義信之、直詣貴州守臣、陳愛

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且云非奏聞不可、愛、浮、義、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事、敗、大懼、乃誣玑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語之、曰南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命官即訊之、淵以妖言坐死、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戍保寧、無何友黨亂、友以歸、與愛復仇殺不已、及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尚書胡世寧謂、張黨已成。不、若因而撫之。立安撫司於凱里。屬治貴州、以張領之。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是後相復寵、廣子嬰、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仇殺長官、相攻劉、盡十

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嗜殺、從征喇麻諸番九繇、賦乃楊柳溝等、多先登。賜金幣、萬曆中、進大木六十本助工、給飛魚服、加職級、應龍審蜀兵弱、每征討、蜀將或從借級、以是漸驕蹇、僭飾龍鳳、擅用奄寺、娶小妻田雌鳳、醉封及取嫡妻張并其母頭來、屠其家、虐所屬黃平等五司、益結關外生苗為翼、妻之諸父張時照與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應龍反、蜀撫按並主撫、詔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二十年、對簿重慶、法當斬、應龍願自將五千、出援朝鮮自贖、詔可、不果行、嗣巡撫王繼光勘結意嚴、應龍抗不復出、於是繼光一意主勦、與總兵劉

承嗣分三軍竝進應龍佯令其黨楊獎約降而擁關逆拒慶都司王之翰一軍詔以譚希思代繼光巡撫時巡按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議久不決應龍既上書自白亦攜金行間京師執原奏何恩詰綦江聽勘二十二年朝議主勦以兵部侍郎邢玠總督貴州玠用勦爲撫先之以檄曰龍來待以不死否者國家懸萬金購爾頭早自決當是時七姓素被應龍殘欲儆應龍使不赦而海內亡命竄匿應龍者不欲出應龍自露於是院道移文至輒從中阻遂巡至四月總督檄應龍聽勘重慶之安穩而綦江令先往宣諭應龍使知兆龍治郵傳如迎叩頭致餉資飭牢如禮曰應

龍以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至安穩者以安穩多奏民伏兵伺殺往有明鑑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敢不趨命令以告大守王士琦士琦曰松坎亦慕奏勘地也單騎往松坎應龍果面縛膝行蒲匐叩頭流血請得自比安國亨國亨者襄亦被訐懼罪不出界故援為例總督玠乃遣贊畫張國璽劉一相同道府咸詣安穩應龍因服庭質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仍革職子朝棟以土舍從事次子可棟羈府追贖黃元等梟斬重慶市詔設撫彝同知松坎而陞士琦川東兵備使彈治之加邢玠右都御史已而可棟死重慶獄應龍

心恨、促請棺其屍歸、以勘報未完不肯發、應龍益恨、而促其完贖急、應龍大言曰、吾予治以銀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亂而去、分遣土目擅險設警、日尋戮奏民、堕屯堡、厚撫健苗為硬手、用摧鋒、沒艘冨養苗肆掠、舉兵圍黃平、戮重安司長官張熹、流劫江津及南川、以兵脅合江、總其仇袁子升城下、臠割之、是時兵備士琦、調、征、倭、矣二十六、年大掠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阻塞驛站、襲執偏橋衛指揮陳天寵、索所仇宋世臣、父鑾、及羅承恩等、戮之、令、諸、苗、奸、女、父、夫、前、或、裸、而、叢、射、或、燒、蛇、從、陰、入、腹、詔貴州巡撫江東之以兵勦之、兵出、遇賊飛騎堡、賊佯

走天邦國、都司楊國柱深入伏發被擒、罵賊不屈、與經歷潘汝賢皆死、東之坐免、詔以郭子章代為巡撫、而出兵部侍郎李化龍、總督川湖貴三省軍事、調東征將劉綎等南征、賊破綦江、遊擊房嘉寵張良賢死之、別有傳、縱囚劫庫、盡驅子女去、老弱者殺之、投屍蔽江、下水為之赤、退屯綦江之三溪母渡、南川之東鄉壩、立石為播界、號宣慰官莊、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吾守吾播、應龍本無意反、既覆官兵、勢不可已、乃益結九股生苗、及紅黑脚等苗、負險夭兵、然猶冀我如往事曲宥、未敢鼓行深入、亦具文求撫、總督姑謬為好語縻之、幾其出、天子震怒、必勦、賜劍懸賞、而

總兵綖亦至、綖有威名、然夙與應龍暱、人頗疑之、總督披心腹、稱其父顯、九縣功、勉。綖、綖涕泣。誓。死賊。二十八年、應龍五道並出、犯龍泉司、守備楊惟忠託故走、土官安民志、與吏目劉玉鑾、並。死之。時石砫宣撫司、馬千乘、軍鄧坎、賊夜掩擊不動。詰旦連破賊金竹等七寨。千乘有庶毋覃、與應龍私、覃子千駟、僭應龍、謀奪嫡、故千乘戰益力。而酉陽宣撫司冉御龍、亦捷官壩。斬首三百。賊既陷龍泉、方移兵攻婺州、聞敗、撤兵退、二月徵兵大集、總督化龍、分。兵。八。道。道三萬人。官兵三之。土司七之。川。師。四。道。入。總兵劉綖、由綦江、總兵馬孔英由南川、總兵胡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

受胡廣節制、由永寧、而中軍率標下遊兵策應。黔師三道入。總兵董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由沙溪、總兵李應祥由興隆、其湖廣偏橋一路、分兩翼。總兵陳璘由白泥、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以遏江內外、四牌七牌五司遺孽、九股惡苗、時黔撫郭子章駐貴陽。楚撫支可大移沅州。總督親督師重慶。諭諸師合抵婁山關爲期。且曰入關勿受降、諸將敬諾、劉綎進綦江、連下楠木、山羊、簡臺、三峝、走賊酋穆照、賊子楊朝棟以勁兵來援、綎身自陷陳。苗大驚、大刀劉至矣。及兵走、時諸軍分道並捷。南川則酉陽石砫二司先登。克桑木關烏江則播陽永順兵先

登。克烏江河渡二關，白泥則副將陳寅先登，敗四牌賊，奪天都三百落諸囤。賊狡，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西土知府瀧澄會哨，誘永順兵深入，斷橋，疾擊，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顯、守備陳雲龍、阮士奇、白明達、指揮楊續芝等咸死之。時有蜚語，謂水西安疆臣助賊。總督檄詰之，會賊殺水西頭目澄大眼，因託田氏脩賄瀧澄，澄戮其使，擊斬偽將楊惟棟等。疆臣亦執賊間二十餘人，以示無他。劉綎戰九盤，先至婁山關。關為賊前門，萬峯插天，中通一線，官軍間道攀藤菁，魚貫入屯白石。四月，應龍率各苗決死戰，陰令驍將楊珠等抄後山，奪關。都司王芬中流矢死，劉綎親勒

騎衝堅。分兩翼夾擊。大敗之。追奔至養馬城。與南川來軍路合。連破龍爪、海雲、險囤。壓海龍囤而壘。海龍囤賊所倚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會陳璘破青蛇囤。而安疆臣亦連破落濛等關。焚苑溪莊。賊窮閉囤自保。每路投降文冀綦師、諸師不受。吳廣從合江破八崖門關。戰賊水牛塘三日。却之。賊詭令娼入於囤上。拜表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廣。益應龍不死。死楊珠也。珠死賊痛如失左右手。廣知其詐。益厲兵協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於是八路兵大集海龍囤下。五月。枯築長圍。更番迭攻。總督化龍父喪。詔縗墨視師。化龍既而草檄。益治軍。壁馬孔

英一軍其圍前而各師併力圍後六月劉綎先士卒攻克土城應龍益迫散金激諸苗死戰皆駭散無應者起提刀自巡壘見四面火先燭天傍徨長嘆泣訣雌鳳以汝故取張氏頭如寄有此哉詰朝官軍破大城入應龍急引愛妾二闔室縊自焚吳廣獲其子朝棟及田雌鳳出應龍焰中則身中火毒失聲幾斃計出師至滅賊百十有四日共斬級二萬有餘并獲其弟兆龍等百餘人播賊平露布以聞將軍綎為軍功冠獻俘剮應龍屍磔朝棟兆龍於市分播地為二屬蜀者曰遵義屬黔者曰平越蓋先是蜀王壘忽裂發謂昔年九絲亂地數動此為播事前兆

論曰、揚氏敗於雎鳳。然非大刀劉不辨。子不活而銀不至。處之者亦失宜矣。賓子時以恩結之。何至飽三十萬。靡。竉。徽。哉。

貴州諸蠻苗

洪武七年、貴州兵大破蠻寨、十八年、古州洞蠻作亂、詔楚王楨率信國公湯和討平之。二十一年、女直千戶索羅青、以思州叛、討平之。二十二年、都司苗叛、都督何福破平之。明年漢叛、二十五年又叛、福與涼國公藍玉底定之。二十七年、諸蠻殺土官王應名、已而土官普習、亦叛、二十八年、叅將劉真、攻破南丹州、諸蠻悉平。都司亦就帖。三十年、古州龍里衛、上婆洞蠻林寬叛、攻龍里千戶所、千戶吳德、鎮撫井泉、力戰。死。旋犯四川平茶、千戶紀達擊破之。詔楚王楨、湘王柏、將兵窮討、楨不進、詔切責楨、已而平羌將軍齊

議無功、別命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印、與韓觀協討議、乃械蠻酋林寬至京。拷主使。合擊盡平之。永樂元年、鎮遠侯顧成駐貴州、上言金筑安撫等處、每有征討、宜令土軍與官軍一槩操練。上以彝情悍於約束。不許、正統十四年苗反、詔保定伯梁瑤、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方瑛、率兵討之、時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力協攻苗、聚軏失利、驥獨擒苗酋虫富。檻京師。驥稱病還、瑤等代鎮、景泰二年、都御史王來、擒苗酋韋同烈於香爐山中。明年來與瑤皆召還、成化十四年、普定等處蠻賊零劫、赴任雲南參政姚昶家屬、都督吳經、請大發兵。不許。明年

經以西堡捷聞。馳敕獎之。弘治五年、副都御史鄧廷瓚、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閱兩載蠻平。十六年、女苗米魯作亂討平之。別有傳、

論曰、國初累出將軍勞績、計未易靖也。後世知所以處之矣、或者不見勞績而淺耶。

靄安氏

靄翠者、貴州水西宣慰使也、靄翠之先火濟、從孟獲功、封羅甸國王、唐阿佩、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聚彝、居水西、號大鬼主、靄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相、兼順元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詔靄翠宣慰水西、欽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靄翠獨強分四十八部、五年八月、靄翠請討所部龍居、不許、明年以靄翠位各宣慰之上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嚴、意盡滅諸羅夷郡縣之、會靄死、妻奢香代立、燁或以小罪致奢香裸撻之、諸羅怒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計、語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為汝訴天

子、果飂馳見太祖、且曰羅彝向化。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糜沸。又謂安等不戢。朕死以聞、太祖令劉氏折東致奢香、諭曰、吾為汝除馬都督、即何以報我、曰願世世無忘聖恩、太祖曰此常職也、非報、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為我刊山開驛傳。以通往來。奢香許諾。遂斬燁。以頭示奢香。奢香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奢香果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匹廩餼。世世辨也。奢香死、靄翠之弟安的立、子孫遂、以安、為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邀厚賞不赴、嘗睥睨省城、曰是用水西鹽彩疊塞耳。三十年作亂、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正德中，勻後尚貴榮、多知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參、政、循、快、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尋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場驛丞、貽書責榮、喻以利害甚悉○驛竟不減○已而宋氏部雜阿賈阿擦等叛、入言貴宋嗾之、督府檄兵安氏、輒遷約不至、守仁復遺書責之○父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外次、忽、有、竊、萬、鈞、頭、去、者、索、賊、不、可、得、五六年後、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遂自立、而妻、其、嫂、督府不能問、父之宣慰使安國亨者、與其族人安智相仇殺、先是國亨宣淫播 以群奸撥置仇殺安信、安信智弟也、信

母疏窮、與智懷報復、弄兵不休、控都御史阮文中、捕國亨不出、遂以兵掩之、國亨負甲逆拒、頗殘文中、遂獲安智於省、而以叛逆聞、國亨疏寃、情詞懇切、願曰擁兵自衛、處安智之髓之也、安、智、益、讒、之、以、為、且、圖、不、軌、大學士高拱、一再貽書文中、有曰、必慮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為矣當治以其罪勿濫令吏科賈三近往勘、國亨聞勘喜曰、吾生矣遂出聽文中責以五事、一令疾出撫置人犯、一娶奚俗、備信命、一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奪職銜與其子代、一重罰以懲、國亨悉如令上四萬金於官遂安插智及奚目漢聰等五百名、於卧這識金等處、國亨退聞于安民與祿氏代理

宣慰事、而安智亦令子國貞代充、奉旨甫踰月、安智復有辭疏、必請抵信、改土爲流。濟安智用事人爲之、智未之知也、戊、用事人、萬曆末年、安堯臣者、冒隴姓、并隴地、史攜得其兄疆臣故職、堯臣卒、子位幼、邦彥以夫子、挾堯臣妻奢社輝、謀、反頭目安邦俊、奢達、安若山、陳其愚、陳萬典、及四十八馬頭蜂起和之、都司楊明廷以三千人戰畢節、全軍沒、參將尸啓易、自烏撒奔回、霑益失方、松林及平彝衛、皆不守、賊圍普安、安南、雲南都司李天常率兵四千救之、賊將羅應奎僞降、誘我伏壹水鋪、復、全軍沒、賊分遣王倫石勝依下寬安、襲偏沅以斷我軍、於是交水曲靖武定尋甸嵩

明、試、被、兵、而洪邊土司糸萬化、斜苗仲九股、據、龍、里、天啓二年春、邦彥圍貴州、撫臣李檪、按臣史永安、悉力堵禦、總兵楊愈懋、推官郭象儀、戰江門白杵營、死之。賊破烏撒、指揮管良相加。蜀。自。盡。巡撫都御史王三善、奉命進勦、屯平越、時貴圍十閱月不解矣、三善督師三路入。而身當其衝。旋先鋒奪龍里。計以賊無備。急乘之。賊驚退。屯龍洞。會楊明楷將烏羅兵進。於是大斬馘。賊酋安邦俊被殺死。咋。以。二。萬。衆。破。賊。十。萬。會。城。以。安。邦彥遁陸廣河外。三善以明楷為先鋒、率兵渡河、分二屯。一屯陸廣、向大方奪社糧。一屯鴨池。逼邦彥老巢。三年正月、賊復糾藺賊與雲南安効良兵

數萬、併力攻陸廣、明指戰不利、死數千人、身被創、賊乘勝踴鴨池、我兵退屯咸清、土司苗仲、復乘勢肆掠、自龍里至瓮城、廣、橫四十里、邦彥遣與其黨宋萬化、何中尉、李阿二、吳楚漢等、約攻會城、三畨遣遊擊邦繼祖下龍里、一鼓破蓮花寨、連燒上、中、下、三牌賊寨百五十處、何中尉敗遁深菁、龍里路通、復遣參將王建中、劉志敏等、攻青巖、斬首三百餘級、王元佐等兵繼進、焚賊寨四十八莊、李阿二被劍走、定番路通、遂合兵進勦八姤、蕩焚砦二百餘處、斬首五百餘級、賊窮、宋萬化遣人求款、三畨測其不誠、調監軍楊世賞、襲擒之、并擒其偽軍師劉洪祖等、邦彥失萬化、益氣奪、

保水西不敢出時雲南六佐營長安應龍合霑益賊補鮓爲亂閣羅平雲南巡撫閔洪學討平之復其巢應龍走烏撒時安效良乞降縛應龍以獻已水西與藺賊合竄遵義亦突永寧官兵敗之芝麻墖賊遁青山總兵魯欽三路深入擒賊酋何中蔚進營紅崖總兵張彥方敗賊羊耳躡鴨池奪其戰象多所斬馘三百親入大方降者千計大方者奢社輝老營也焚營走邛彥巡入織金時川兵已入龍場陣獲安崇明妻安氏及酋奢崇輝等於是會社輝與其子位遣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降總督楊述中令縛崇明寅父子以贖大抵三善以元忠木訥當用勤爲撫而述中一意

主撫議遂不合邦彥令其黨陳其愚詐降三善輕信之霧
眾賞其愚皷以假邦彥四年眾三善還會城半道其愚故
縱譁撞三善墮地三善知有變急引刀自剄其愚疾持其
刀未殊而儸鬼諸苗蜂至三善罵不屈見害石硅將秦民
屏亦死之賊勢復張監軍傅宗龍獲其愚伏誅尋會欽
兵克巖頭寨破平茶東勝入織金邦彥負固欽敗績五年
春水西蘭烏霧三逆合兵數萬窺霧益閔洪學督師敗走
之時奢崇明敗依水西貼安氏亂眾克仲椇而子寅果橫
吞椇寅奉水西令欲攻永寧未發其校阿引祕受撫陳變
元欽將起圖寅不得間寅覺之毒楮不承至是阿引與苗

老虎、李明山等、屬寅於寨以寅前來降。二月、邦彥率衆數
萬、渡江、容、欽、戰、敗、自刎死、而苗仲復助為逆。巡撫王職、巡
按傅宗龍、既俘河沙玀鬼、果勝逆邦彥於趙官堡、大敗之。
水內水外賊潰去。樊元穀歸、詔閔夢得代之、控制五省、旻
黔兵攻匀哈、長田一帶苗、破數十寨。斬首二千餘級。掃平
二百餘里。七年、參將楊明輝、入大方安位巢、諭擒首逆為
邦、彥所殺。崇禎元年、復起樊元穀總督、代夢得時、督崇明、偽
號、大梁王安邦彥、偽號四裔大長老而歹費小、阿烏迷、阿野
怯等、各偽號元帥、從赤水悉力趨永寧、燮元令守將許成
各佯北誘賊。而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禎從陸廣入。

劉養親從遵義入。邦彥四應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夾擊之。賊大驚潰。即陣斬崇明、邦彥首。燮元急移檄安位、赦其罪。許自歸。位不決。燮元乃大會諸將、曰水西叢箐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宜四面窮之。於是焚寨驅。剔巖竇、截溪流。斬樵牧。焚積聚。凡百餘日。合斬級萬餘。降生口數萬。劉養親遣其客間入。焚其郎。懸榜而出。安位大恐、乞降。與約四事、一貶秩。一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等驛路。安位皆受命。遂率土目納欵。燮元爲請便宜九事。不設郡縣。仍軍衞。土漢相安便。一經界既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稍侵軼。

便二。黔土瘠。仰給於外。得自食其土。便三。國用匱。有功不足勞金幣。酬以爵。爵輕不若以土。於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自力。永析衛。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使賊日偪。我便七。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粮。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各樂其業。便九。上。可。行之。九年擺金、兩江、巴香、狼獞、火烘、五峒苗叛、燮元遣兵討平之。水西勢益孤。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遊徼。以通往來。十年、安位死、無嗣、族人爭立、朝議欲乘其敝郡縣之、燮元。不

可為立。安氏繼位。乃上書曰、臣按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而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為長官司者十六七。二三百年無叛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渠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除其苛虐。參用漢法。可為長久計。詔曰可。

論曰、地小而分之。所以弭內釁良法。九便可百世也。此邊則宜醜地等加。庶足互牽。明末以不解此。誤恃而敗。熊經臣知之矣。

思州田氏

田故晉、思州宣慰使也、其先出自關中、漢高帝時、徙齊諸田於關中、遂蔓延於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備稱田齊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至正七月、思州宣撫使田仁厚來降、明年、容美宣撫使田光寶、亦降、吳元年、以田仁智爲思州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沙婺川、別獻僞夏明玉珍、洪武二年、上思州蠻寇平、五年、玉珍敗、茂安降、立爲思南宣慰使、仁智死、子琛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兵、宗鼎獨禁其民不得從華風子弟談詩書輒置法、民大疾苦、十八年、思州諸蠻洞作亂、信國公湯和

討平之。廿一年、女直千户孛羅奇從征諸蠻々叛、走思州、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琛・宗鼎、琛請入覲。面奏、輙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州、上曰、思南歸偽夏時、何不竟取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上曰、朝廷自有法。何與汝。既還、與宗鼎搆殺如故、十一年、上遣旗較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黄榜諭諸彝曰、首惡既擒、餘無所問、諸彝始驚伏。琛・宗鼎至京咸伏法。遂滅之、以為府治、建貴州布政使司。以廷瓚為左布政使。改思州宣慰使為思州府。思南宣慰使為思南府。

論曰、叢筆韜馳尺札。入夷落、乘陰未徙而縛其兩雄。虜

其何奇也卽彔田氏立分省而滇通為西南大冀安後
世存檄紛紜張星渦滃力決材畫往、塞此長彼益覺
不勝狃其承平自還及腹用少之至頤非偉訥沁也

清平阿氏都匀阿氏

州土酋阿資、洪武中來降、二十一年作亂、詔征南將軍
德討之、敗去、復與平西侯沐英窮追、資請降。納之。
復叛、旋就平、二十七年又叛、平西侯　春破斬資。

兵。止。已設清平衛、阿傍者、清平衛車概　苗也。正德十
一年、傍與諸酋阿皆阿革復叛、偽稱王、據香爐山為穴、出
焚劫、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都御史　祥、與
鎮巡且勦且撫、會遷秩去、鄒文盛代之、諸苗負固不聽撫、
詔文盛合湖廣巡撫秦金、總兵楊英、集兵勦之。十二年八
月、文盛擣砲木寨、鹵賊首阿革、進。羅祝寨、鹵　何義、

阿黎而副總兵李瑾、率楚之兵進適白崖賊退拒　項守拒益力、合兵困之、諜知山後林蘿。可懸拽梯緪數處。乃故令人誘撫以緩之。列陣山前待報。賊猶豫偹弛。則縱健卒山後梯緪入據險。夾擊。大破之。擒賊首阿傍。移兵擒黑以、苗酋阿茲、據龍頭都黎等寨、與傍聲勢相倚、肆荼虐、十一月、治筏渡江、直擣賊巢。賊以阿傍敗胆奪。大潰。連擣都蘭都逢家西大支田羅諸寨、擒阿茲併賊徒何犵等前後共斬首一千五百餘級。俘獲老弱數百人、撫過苗衆三百七十三洞寨、錄功、陞賞有差、而同衛同姓苗阿溪、桀驁多智。有養子曰阿剌、膂力絶人、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空起數仭。

於是橫行聚落、往往捕逐苗之悍者、以為賊、邀賞不貲、遠苗悍之、奉為寨主、弘治間、巡撫孔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師、皆素入賂、曲為溪解、乃躬往清平、延長厚指揮王通入坐叩之、倏對獨不及溪、更責詰問、終不對、鏞益異之、最後通避人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不則將損威、小人赤族矣、鏞咲曰、何所弗辦、乃若過慮、通始陳列根枝、且曰彼所藉指揮王曾、總旗陳瑞耳、別去、鏞反若忘之、久忽令諸部、吾欲得一巡官、皆來吾擇之、選巡指曾、可矣、家詰黨溪故不承、死矣、曾叩首曰、願効力致溪、鏞曰、致溪赦汝曰請得一官同事、鏞令自擇之、則陳總旗也、鏞曰、吾固知

之。立呼瑞諭知曾。兩人諾去。苗俗喜鬪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叢薄間。入見溪。治酌酒半。偶及鬪牛事。瑞云今從田間來。有牛恢然巨象也。溪與蔟欲致買之。瑞曰、販牛似非土人。請牽最上牛鬪之。果佳。勸買之。否則已。苗俗信鬼。以雞卜不吉。溪又言夜夢大網及身。出恐不利。瑞曰、得魚之象也。上吉。遂呼阿剌、牽牛而出、兩牛方鬪酣、忽報巡官至、瑞曰公知之乎。王指揮耳。溪謾曰、老王何幸得此上差。見當朝之。瑞請偕迎。曾屬數上司按部。乃不當祇肅。溪父子猶以曾戲語。漫拒之。則叢薄出伏。疾擒溪與子剌。剌手搏傷數十人。竟縶之。入貴州碟市、阿向都勻府部苗也、

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犬奔、向應罪據凱口囤為亂、囤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陡絕、獨一徑踰尺、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粮支五年、都御史陳克宅、布功、必討之、調水西宣慰使安萬銓兵萬、囤困下三月不能入、獨東北隅有樹古、偃蹇半壁、萬銓令曰、有猖猱絕壁者。賞千金。兩壯士應命出。鍛鉄鉤傅手足、為指爪、入腰四徽、躡樹懸足、垂徽下引健卒、數十人、則一失背碎地矣、兩壯士復躡至囤頂、適有巡徼者至、則伏草猝起殺之、賊不覺也、復垂徽起諸健猝舉火。發號。天兵破囤矣。囤中自相格殺。及墮崖傷千人、而克宅、止殺之令、悼失士心、遂賣路、走賊、向輒奏

凱欲歸方日餘向復糾爛熏苗爭圍守圍入無完者時田汝成以魚事防兵與書克宅畧曰凱曰餘孳昔任逞令亡命矣無所恃則決宜塞其間道捷徑乘陰而下之絕其資饋勦其覘探勿與角利不出一月事可既也然所宜防者潰圍叛宮偽款諸算至若仲武不能效命亦哄称逆宜伸國法不當仍與故土以羲國威也克宅不省頗易向肎入賊擁須兵宁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歸落職萬鈺許向不死囑仲武均其田事乃息

論曰治苗之道不才者入貲才者喜功其弊等三阿事瑣屑不足錄然以見圖邊而無謀雖小敗矣小可大也

普安米魯

米魯者、貴州普安衛土官隆暢妾也、弘治中、魯與米染等因其父故、乃與奸人福佑等謀奪官廕、因糾衆攻劫城堡、拒敵、官軍圍困安南布政閭鉦、及雲南進表布政梁方坐營、鎮守內臣楊友、與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雄等督兵、進屯寶釧鋪、易米飲酒高会嵩等以萬人劫營殺都指揮李雄以下千百人、并殺閭鉦劉福等、監友被擄、十五年、詔都御史王軾督總兵曹愷等、及黔國公沐崑等、合兵討之、軾分八哨以進。崑等兵由拖長江、四路進、自正月以至三月、攻破寨一千有餘。共擒斬五千一十三名顆。俘獲男婦一千三

百一十五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百一十八名口。焚燬房倉一萬七百餘間。獲牛馬猪羊三萬二千餘匹隻。陣斬福祐并伊妻。適固賊首米魯。擒從賊魁訊、米朶、阿舊、阿藏車、李總、阿塊榜、張倭、波衣、洪子華、子華係監生。竄入主謀計者。殺賊徒龍清、阿古東、張保容、張定、王得、阿塊里等。降賊心腹阿宗、阿宗獻出福佑妻、揖受、男阿雜、米魯使女阿煠、於是。普安。安南。二。衛。得。以。寧。論功陞賞有差、

論曰、魯以女孼難普安。遂令中朝大舉。抑張言之乎。果然也。雖二衛將寧。而官軍損衂不貲。孼情崛強。而必以我去治之乎。

雲南蠻苗

按雲貴界多狆家。宋家。蔡家。龍家。冉家。僰人。㑩人

狆家。椎髻跣足、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匕、婦人衣青、亦以青帛蒙髻若冒絮之狀、長裙細褶、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彩布一方、若綬、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蝦、而禁禽獸之肉、塟以傘蓋墓、朞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皷。擊以爲娛。或掘地埋之。謂諸葛武侯所藏。易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盖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蚕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彝、二氏風俗畧同、而宋稍

雅、通漢語。或識文字。亦任耕織。將嫁。大埜。迎者。謂之奪親。食韮。餅。跣。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蔡家之在底寨者與宋同俗。故世婚。在養龍阬者。男。女。項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益從作龖氏之裔、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著。狙伺圍奪。息則鼠竄。貪而善仇。常以盃羹。為人奔命。責逋負。秒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入尾洒。獨。臭。鱉。滑若鴨。獺。尾洒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細布冠、班衣以五色染珠為飾、貧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女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醮

者終身無所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臼也。舁之幽居。秘而無識。男子衣尚白。喪。則易。之。以青。一曰大。頭。龍。家。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冉家。邛筰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話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沿河佑溪婺川之間、狡獪不譓。尚武而善獵。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里。土人帽皮懸鐙而入。鑿崖白色若礬。以為沙汞。燒以為朱。謂之。新。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來。汞有毒。採三年者死。

僰○○漢為犍為郡、唐為干矢部、盡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逼寄於僰也○其人善事佛、多削髮為僧、號曰提奢○猶淳易治○謂虎曰金波羅○

苗人○散處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尤多、尚仇而喜殺○男子科頭木屐○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二絃琵琶○射獵逐犬為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及銅錫為錢○編次繞身為飾○富美者以金環綴耳○壘壘若貫珠也○濟暑男女群浴於河○冬月以茅花為絮○男女仔拋毬相謔○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用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為服○爭訟決於其長○號曰鄉公○數種之

外。尚有爨人。麼些。禿老。些門。蒲人。和泥。蠻。白夷。上獠。羅舞。撒麻都。麼察。濮人。山後人。哀牢人。峨昌蠻。僰蠻。灶羅。蠻傳尋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獨哀牢之後。化為中國。

洪武十五年、命將征雲南、先遣内使馳諭烏蒙烏撒諸酋長、及征南將軍傅友德等下雲南。旋克大理。隨賜各土酋冠帶誥敕。使任本州知州等官。已而烏撒諸蠻叛、帝諭副將軍藍玉沐英曰、朕觀雲南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在所必爭。其東川烏蒙、芒部、未可守也。宜留大軍蕩除之。友德等遂進擊。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上聞捷。即軍中勞之。未幾諸夷復叛、沐英等討平之。明年誥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

商。勝。賜勝。鈔。服。紗。帽。金。帶。十九年、巨津州土酋阿奴聰叛、吉安侯陸仲亨討。平之。二十一年、西平侯沐英討百夷思倫發、別有傳。明年、齊化蠻、齊天惠作亂、英復捕斬之。奏蒙化景東百夷皆令設衛。二十五年、土官王春作亂、討。平之。三十一年、讓皇遣征南將軍何福征百夷大捷。金。齒。建文三年、老撾入貢。

論曰、嘗讀太祖諭傳將軍出師前後詔勅、道里之遠近險夷。兵机之分合進止、歷如指掌。即躬履之。未若是悉。傾但奉行之。而思方以西。彈指定矣。高岱云、古開創之君、才不若諸將。而但能用人。漢高帝是也。才過諸將而

多自用漢光武唐太宗是也才過諸將不自用而又能用人明太祖一人而已請以問後世

段寶

段寶者、唐時僰魏之苗裔也、世居滇南、滇南古梁州外境、初有低牟苴者、居哀牢山麓、今蒙化地有婦田沙壺浣絮水中。觸沉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滋生九十九部、渠酋有六、皆曰詔、詔。者。以。言。王。也。一蒙舍詔、今蒙化府一浪施詔、今浪穹縣一鄧賧詔、今鄧川州一施浪詔、即浪穹蒙次和之地、一摩些詔、今麗江府一蒙雋詔、今建昌府漢武帝時、滇王踊、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不附、光武中、渠酋賢栗內屬、明帝時、渠酋柳貌亦內附、以其地為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蓋九隆四傳、仁、果、孫、一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嶺為白太子國。傳十七世、龍、祐、那、漢諸

葛武侯南征獲雍闓於白崖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又十六傳唐時張樂進求遜位於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國號曰封民自稱南詔唐封細奴羅為巍州刺史細奴羅死偽謚高祖一傳羅晟再傳晟羅皮三傳皮羅閣率以父名冠循環下為世時南詔強佯邀五詔醉於樓而焚之并有五詔地時皮羅閣為雲南王傳子閣羅鳳叛唐唐遣使鮮于仲通及李宓征之不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是時段儉魏為將有功閣羅鳳傍侵自廣紀元長壽與唐絕及死子鳳伽異未嗣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者唐故西瀘令也降於南詔

以中國法、數異牟尋王、自称曰元。猶言朕也。称其臣曰昶。猶言卿也。居史城今喜州、清平官以决國事、猶唐之有宰相也、連兵吐蕃、為唐李晟所破、改城年聯苴咩、今大理苴咩猶言都也。别都曰善闡、尋為吐蕃所苦、因復歸唐、又攻吐蕃、遂斷鐵橋。四傳晟豐佑、入寇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再傳世隆僭稱皇帝、國號大禮。又兩傳隆舜、亡化貞、其臣鄭買嗣簒之、蒙氏傳十三世。歷年三百一十鄭買嗣者、鄭回十世孫也、國號大長和。改元曰安國。三傳而為東川節度使楊干真所弒、鄭氏三世。歷年二十有六。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曰大天興。僅十閱月。干真簒立、

國號曰大義寧改元尊聖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于貞滅之思平者僚魏六世孫也生有異徵于貞之亂思平逃匿摘野菰食之枝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白曰青乃十二月也昔乃二十一日也豈以是日舉義師乎借兵東方黑爨等三十七部討之果至是日思平夢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夢鏡破懼不敢進軍師董迦羅曰公為大夫夫去首為天玉瓶去耳為王是為天王鏡破無影是無對面滅賊之兆也果逐揚氏自立國號大理改元曰文德既死偽謚太祖八傳廉義為其臣楊義貞所弒岳侯高智昇以兵討義貞滅之立廉義從子壽輝二年傳子正明

改元三、避位、為僧、智昇子、昇太、代立、國號曰大中。改元上
治。隆段、嘱其子太明、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
號曰後理國。而高氏世相之。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求經
籍、得六十九家、於是雲南多文學。自是四世、皆為、僧、避、位、
又四傳、興智為元所滅、有其地、得城八府、鄯郡三十七、設
大理都元帥府、蓋段氏二十二帝。歷三百一十五年。以之、
敕與智、封為摩訶羅嵯、嘗領八府、元季、中原多故、段氏復
據之、自總管信苴段寔、八傳為總管信苴段光、至元中元
以皇子忽哥赤為梁王、鎮善闡、今之雲南府是也。與段氏
分域構隙、光再傳功、時蜀明玉珍侵雲南、惡功戰敗之、梁

王德功，以女阿褴妻之，奏授雲南平章，留善闡不歸，功夫人高氏思之，寄樂府一章，有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之句。既而梁王以其逼，計殺功，阿褴聞之，哭失聲，曰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殺，梁王百伺之，不得間，作慈憤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錦被名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惜也。施宗施秀同奴歹。歹不好也。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起死回生草顏色改。肉屏駱駝背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松林也霜潇洒。遂溺死。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壁，飲鴆死。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

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於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
杜鵑啼破點蒼春 哀情永訣雲南土 錦洞休教灑淚頰梁王
哀之、歸功喪於大理、而子段寶立為總管、洪武元年也、梁
王遣失剌平章、七攻大理而不克、乃與平、奏陞寶為雲南左
丞、未幾、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借兵大理、寶答書有云、殺
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後系以詩、烽
火狼烟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喪紅羅帳、員外
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
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得書恨寶入骨、而平章
女僧奴、適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繡紋旗、與寶誓復仇、而附

以二詩、其一云何彼穠穠花自紅。歸來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胷。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霄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後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奉表歸款、降詔答慰之、時有女巫道歌曰、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咲諧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王來。寶數日卒、子明嗣、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使、明年春、破善闡、梁王自鴆、明遣使張元亨、馳書穎川西平麾下、一再請奉正朔。而不入版。傅沐二將軍不許、分兵宵緣點蒼顛。繞出下關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上諭爾父寶、嘗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

仁授永昌衛鎮撫、次子名歸義、授雁門衛鎮撫、大。理。悉。定。

是夏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而先不華者、叛據鄧州、詔

遣穎川侯兵平之。郡縣其地。定賦法、築城隍、扶衛堡、立學校、

列于諸省。

論曰、滇之能文。自段氏正淳。求經籍六十九家。而節義

大見。阿蓋與洪海。過中國。之。懷二。心。者。遠。矣。穎川西平。

開張、蒙、鄭、趙、楊、段、高、七。姓。七十。五。世。之。不。校。黠。矣。哉。余洲

觀於白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衆。教。遂。為。删。

正。得。滇。僰。漂。流。如。此。按滇南北上、必道貴州、又聞滇池

有徑可達馬湖、定武可達建昌。川陸具存。主九有者不

可不知也。

木邦曩罕弄

木邦隸雲南世為宣慰司自明興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號强鬥立而孟密有寶井爲木邦刹府陶猛司歪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孟密宣慰使罕楪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罕楪死孫罕宅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孟密叛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墨其寶石許得自貢不由木邦而太監錢能尤婪庇曩罕弄遂怙勢侵越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毒曩罕弄罵不與舉嫉其叛木邦事請征之曩罕弄懼得間賂閣臣萬安安使私人都御史程宗即撫曩罕弄傲不赴宗且曰必程公

就我許坐講乃見宗不得已赶南牙山見之遂許以所掠木邦地特設安撫司令司歪芒襲蔑罕夷既立遂盡奪木邦之地罕窀奔孟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罕窀聲言必報孟密會萬安等斥罷副使林俊復稍上割孟密地還木邦然猶世仇殺不已

論曰寶氣聚而為兵鋒

麓川思氏

雲南麓川思氏、世為宣慰使、洪武十八年、宣慰思倫叛、殺千戸王昇、二十一年、入寇、衆號三十萬、象百餘、西平侯沐英以火攻破象陣。象反走。乘勢追擊斬首三千餘級。俘萬人。思倫遁去。二十九年、與百夷相攻、詔行人李思聰往諭、明年、麓川刀幹孟、逐思倫、走雲南、平西侯沐春、獲送京師、詔以春為征南將軍、討刀幹孟、幹孟懼、入貢請降、春疑其偽。勒兵觀變、已招之。果不至。令副將何福、直擣南甸。大破之。春卒、大兵至怒江、賊衆皆降。乘勝破崆峒寨、春有疾、詔福代之、擒刀幹孟、思倫乃還平緬。正統初、刀賓玉者、為孟

養宣慰使、昏懦不事事、思倫之子思任、一曰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畧取其地、刁賓玉奔永昌死、無子、思任思任復為宣慰使、正統三年、暑騰衝、掠南甸、據潞江、自稱曰發、莪、發中、王、號、也、以攷思氏。世。以。發。系。名。下。四年、詔黔國公沭晟、將兵征之、次潞江、思任扼江不得渡、晟以思任嘗見賓、有舊、使人諭降、不即戰、左都督方政、擅率麾下、夜半渡江、擊思任將緬檢走之。斬首三千餘級。乘勝逼上江、被圍、晟以不聽令、不即援、政突陣、不得出、一、軍、沒、晟廻境積貯、披遁、恚、走永昌、事聞、晟知不免、以冷、水、咲、酥、餅、發、病卒、六年、廷議麓川之役、靡餉百鉅萬、士馬死者、又數萬、且棄之、侍讀劉球

曰麓川荒遠、叛服不足重輕、而北虜脫歡也先犯邊、宜。釋。彼。急。此。不報、竟以王振意、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發兵十二萬、太監曹吉祥監其軍、往擊思任、敗之、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走緬甸、驥遂割思任所據孟養地畀緬甸、求思任、緬甸斬思任、歸驥、送京師、設隴川宣撫使。以緬、甸、子、銀、起、莽、吾、守、孟、養、論功驥封世靖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贈政威遠伯、贈晟定遠王、謚忠敬、頃之、思任子思機、復據孟養為亂、仍詔總督王驥、率土漢兵十三萬征之、都指揮洛宣、指揮翟亨、皆戰死、驥與都督宮聚、深入、連敗之。思機

竟失所在。師還。十三年。麓川夷復擁思任少子思祿攻銀起奔敗之。復有孟養。驥等慮師老。不得已。遂約思祿許得以酋目部勒諸夷居守孟養如故。而無官。爲立石載金沙江爲界。捷聞。增驥祿世券。成化中。太監錢能鎮雲南。思祿以奇珍餌能。能喜。每假借之。思祿益橫。弘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故併給思祿。思祿遂以牌符號諸夷曰。天朝復我官矣。會孟密叛木邦。叅政毛科檄兵思祿。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攻孟密。大敗。科僅以身免。思祿以兵敗果怒。遂違誓越金沙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久之。思祿自歸。願以蠻

莫地贖罪、得比米魯、仍乞一子為土官、不許、遂據孟密、自立、

論曰、所為輕病而重療之也。重療之。則重病之也。彼以發自大。我以發小之可耳。晟欲馳諭悟之。良是。而不能令政奉命。又坐不救。罪何能辭。夫釋威。不問。已矣。追王。何為耶。不忌。安南之功。頓不宜。叙於麓川之日也。王靖遠戍數鎮之兵。先後十年。不能殄厥渠魁。竟從姑息。淨免于罪。已矣。裂土。何為。而不奉令之威遠政。謚以忠毅。又何故也。嗟乎。果用劉球之言。移此力于幕北。或可無己巳之變哉。

獞黎猺蜑佬

儋耳七坊黎峒，額糧歲八百餘石，知治生困于徵求，士官符翊蛇蝎萬人，攻城，官軍二萬分五道進剿，將卻，標戰敗，死三千餘人，分守鎮陽，艱難，朝命益兵，戰於高縣，少捷，而偏帥亦中流矢斃。會猺蛇峒男出通事民女，聞於其家官，軍因不甚，來之蝴猺為亂中，前死餘黨奔後往記嘉靖初，蜑佬使子崇仁文龍率之互爭，請黎復據崇秦令，官斬之首付獄，而黎男就獄，斬殺之，而均其戰課，無敢價動者。額止將羈縻鮮首，守死于土，後寶峒黎同風向化一都矣。

論曰：獞黎素稱戰邊，諸黎獨異，此峒散只一見也。而治

七坊者無法。我亂之。彼安。得。不亂。我急治之。彼安能耶。

治。